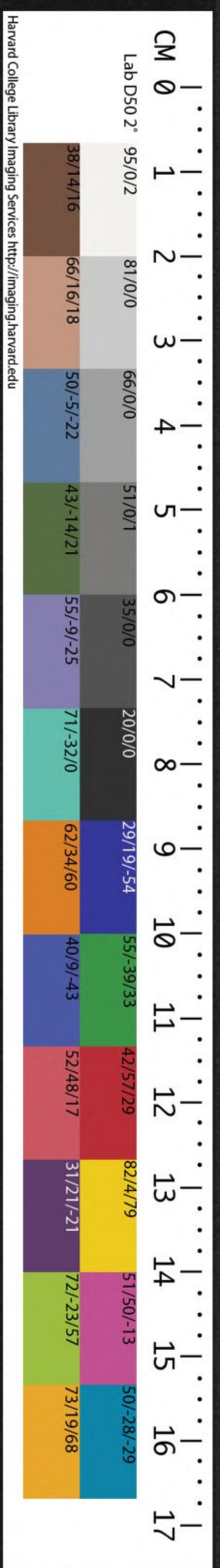


T 693/4952

6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V 23 1965



春秋單合析義卷之二十

成公下

內地之歸不以道而罪各有屬焉

齊人貪得五句論理自是如此未有書法然此亦為責魯微弱遂以歸齊不能保的張本作文須以三句提起重魯作齊不能以理制欲而貪求無已晉不能以義制命而予奪無常穿不能以道事君而匡救無補度彼齊此厥罪均矣君子獨謂秉禮者為國之幹自強者立身之本使魯以禮自強齊安得請之晉安得命之穿安得來言之哉緩詞易詞豈可描寫蓋晉之來言非能必魯之遠從回有兩端之持而魯遂歸之于齊更無纖芥沮格之意此所以為微弱可罪

望國而從伯命其自弱甚矣

歸來聘即伐唯唯聽命惟恐或後尙能有為土地甲兵作眼俱有季孫語

春秋卷之二十

成公下

簡王三年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左傳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

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公羊

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日嘻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晉樂書侵蔡

外爨見屈于伯棄賢之害也。借長其傳只主楚棄析公致有申鄆之獲夫不能自用其國之材而驅之為敵人用乎攷繞角之役楚將舉晉伯而凌蔑之乃書也踵宵潰之旅為上蔡之侵良由析公之為晉用耳輕寃之論鈞聲之策以楚之才攻楚安得無申息之捷與申鄆之獲哉此題須推開寬說見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未有不至危削者不得太粘楚舊主書從三帥楚棄析公分從善棄賢作然析公鼓鈞之謀實在繞角之後凡無傳題以左傳為主不得混帳兩跨也

嬰齊如莒

即內臣之嗣世見大倫之紊焉

主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嬰齊遂之子歸父之弟魯人傷歸父無後使嬰齊後之是以弟嗣兄失昭穆之倫矣

華元聘

大國遣使圖婚見交好之無間矣

聘其姬而使卿固非禮矣但見侵之後又來圖婚足見邦交無間意

壽納幣

經譏大國婚禮之厚垂後戒也

重垂法意過厚反非重大婚之禮勿誤作所重臨乎禮之輕看伯姬宜公女穆姜所出

壽納幣

宋致女成九

內外之婚禮皆過于厚者也宋魯對作俱是當使大夫不當使卿今宋以壽詩魯以行父致皆過也

壽納幣

衛人媵成八

兩於婚禮之過均譏其非制焉越禮踰制悉書為後法敗禮逾制脩書為後戒

經紀王禮加內而譏其賞之僭焉

罪邦君不王指魯說只引起重下句作稱天子意即挑講在中蓋臨諸侯以法君天下以恩今致賜命之典若朝見獻功魯無一焉不王甚矣舍曰不討又賜之命是去法而任恩也謂君臨之體何

賜命

公如京成十三

經有譏王室寵禮之僭者有譏內君觀禮之慢者賜命曹伯歸成十六

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侵地

胡傳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勝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

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卻克戰勝令於齊日反魯衛之侵地齊既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池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于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樂書帥師侵蔡

主楚棄析公長岸傳策士奇才為敵國用

左傳 晉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驅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

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 聘其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胡傳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

惟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胡傳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于晉侯日原屏將為亂樂卻為徵六月晉討

王室寵望國而僭賞縱小國而失刑

燮聘伐邾 前書來聘 下書會伐

詳徵兵討小之事而制命從命之失見矣

總起分作以伐邾非義為案晉魯交比責之來聘

而後會伐見晉之不義無以令人來聘而即會伐

見魯之不立不敢違人每邊俱有兩層既字又字

與不敢字宜玩或重晉斷罪魯不立只股末帶之

蓋傳有亦可知矣故云然繳處仍挽到晉上

士燮聘 修禮以典非義之師不得為盟主矣

盟主二字重看蓋攘外以安夏正是盟主之義既

不救其患而又討其成此是何義成何盟主收書

聘于會伐之上亦要含魯不可從意

會伐邾 望國狗伯而墮義不立可知矣

既知字當玩何義義字要來挑講方不失亦可知

意收會伐于燮聘之下書法指月云既無前書來

聘書法主晉魯分作亦可專就伐與會伐上論舊

只用魯半邊是未看傳中又帥諸國伐之句也

△燮聘伐邾 盟蒲成九 加吳伐邾言汝陽全

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
日成季之勛宜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
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然則同括無罪為
莊姬所譖而樂卻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
不去其官以見
晉之失政刑矣

附史記

屠岸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
之賊徧告諸將日屠為賊首子孫

在朝請誅之賈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滅
其族朔妻成公姊走公宮匿公孫杵日謂

程嬰日胡不死嬰日朔之婦若幸而男吾
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朔婦生男賈聞之

索于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日趙宗滅乎
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竟無聲已脫嬰

謂杵白日今一索不得後且復之奈何杵
日日立孤與夙孰難嬰日夙易立孤難杵

日日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請先死程
嬰出謬謂諸將日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

經紀伯王討貳要貳而責以信義焉

義為王盟之道棄之莫恤而復加之兵信為固結

之本啟之以貳而徒要之盟吳初伐邾季孫已憂

中國之莫恤晉有二命季孫已譏伯德之二三

燮聘伐邾 適歷昭三十一

觀虐小寵惡之事而為盟主者可矣

皆有晉侯為盟主句上不能救而又伐魯之不立

可知矣

會伐邾 豹歸定十五

知義不從義知命不受命皆經所譏也

既知其不可云云既以為有命云云聽命於人委

命於天上專責魯

衛人來媵 連後來媵方可收脩書

經嚴媵禮而始書以脩戒焉

伯姬將歸于宋衛晉齊皆來媵還至責宋以欲敗

禮作諸侯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二人凡

九女所以廣繼續也天子娶十二女法天十有二

月諸侯一娶九女而三國來媵則是十二女也媵

同時故脩書以著其失禮為後戒然必合三國方

政杵白殺杵白與孤賈以為趙氏孤兒良

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

俱匿山中景公疾卜之大業不遂者為祟

韓厥知趙孤在乃日其趙氏乎具以實告

於是景公乃召趙武徧拜諸將遂與攻

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命止此

胡傳

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

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

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

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入京師又未嘗

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

者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

邦君之不王訛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

日天王君天下日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見越禮此是初勝。須說得活。

伯主要盟以禦貳。不知本矣。

只重盟非固結之本。晉之失信不在馬陵之尋。而在歸田之。傳中言前誠在令外。是言諸侯未貳之前。信明義以補前愆。是言諸侯既貳之後。見晉不以誠待人。而二三其令。故諸侯解體。乃又不知反求以信明義。而徒恃之盟。豈足以結人哉。故曰從事于末。而不知本。本字與上本字相應。信義二字兼舉。然信無不誠。行出去便是義。信正所以明義。只重信字。誠信便是本。對盟字看。此時只有反求一着。非欲其仍以汶陽子魯書同盟者。諸侯之心既異。晉特強之同耳。

盟蒲 莒潰成九

經兩紀事而知服人保國皆有本也。

惇信明義固結之本不在盟。效死弗去為國之本不在城。

盟蒲 城中城成九

經兩紀事而見其昧服人之本。體險之用焉。晉所不足者信也。非盟也。盟非固結之本。而欲刑

牲歃血以御之。是從事於末矣。晉所不足者禮也。非城也。城非體險之用。而謂城郭溝池足恃其傲守益微矣。

盟蒲 鄆陵成十六

要盟與倖勝。春秋皆不貴也。

此只論理。見盟非固結之本。倖非特勝之道。原以不誠不信而貳。則當以必誠必信而結。見得當自反。原非必勝之形。安得恃適勝之數。見得當自成。猶之不遠。季文子實私憂焉。外寧內憂。范文子實先見焉。

盟蒲 蕭魚襄十一

觀要信推誠者。見服貳之得失矣。

信不可知。以子鮮季路証。誠能感人以智。壘魏絳証。

盟蒲 衍歸襄二十六

觀於人心失信者。合之難。而守信者。孚之易也。

盟蒲 會平丘昭十三 加言沒陽弓如晉全

經重固結要盟與矜威均罪也。

二邊敵意重。俱有固結字。末字以此作平丘原重崇。後如此出權主矜威可也。一子一奪。季文

春秋單合所義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胡傳 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吳初伐邾。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左傳 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胡傳 媵者何。夫人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

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簡王 四年 九年 是年秋齊頃公無野卒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伯同盟于蒲

左傳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強以禦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

胡傳 按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夫

成公九年

子有信不可知之謂乃狗范交要神之謀而為盟是崇是飾子野有怨讎並作之料乃聽叔向示威之策而為會

盟蒲 吳伐我哀八

誠信可以服人禮義足以謀國而昧之者非也上子鮮季路下華元國佐可反照

伯姬歸宋

經紀嘉禮深著內女之賢焉

宋公自逆不書常事也猶書歸者以伯姬之賢也

致女晉賚 書

兩觀嘉禮之失因見內女之賢焉

以致女來賚二意提起倒伯姬之賢作致女而內卿行則禮乖勝女而三國爭則制逾然非伯姬賢行素著魯安得而私之非伯姬賢名遠聞宋亦安得而強之傳謂因貶見褒此類是也

致女

經紀望國嘉禮之失表內女之賢也

致女使卿持厚其嫁遣之禮足見伯姬之賢行著於家矣○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

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于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日使季路要我吾無盟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在拜其賜矣後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賚

晉賚

經志伯國之爭賚以內女有賢名也

晉之來賚非禮然以伯姬故而爭之非其賢名遠聞安有此也程氏一段於末發之

致女來賚 蕭魚襄十一會申

賢女歸致內外之爭從賢伯與致內外之自服

執鄭伯樂書伐

經謹伯討尤惡貳國之昧義焉

稱人以執輕提過重削救上罪鄭從楚着緊以義利發揮與泛說附楚者不同殺伯蠲不書自是事體如此不必照鄭無可救二句當連說晉此舉甚善要得惜之之意不可十分貶壞碍下罪鄭

執鄭伯 稱人而執

經惡伯討之專謹臣度也

討鄭從楚未嘗不是但失之專故曰非伯討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二意聯講殺伯蠲係伐鄭時事不可混入

樂書伐鄭 削救

貳國以從發致討外救不足錄矣

殺伯蠲提過責鄭處緊就義利上發傳中皆發即

胡傳

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賚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于遠故諸國爭賚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况君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樂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於鄧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諸銅鞮樂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

華指蠱牢受盟故着一又字今以重賂故極重故曰惟利之從云云不可泛同他題須說得十分可鄙方知楚救宜削不則當時晉執其君殺其行人待鄭實甚何以不宜救

經兩紀伯討有惡其專者有子其正者

稱人稱爵上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下既執得其罪又歸之京師

執鄭伐 鄆陵成十六

經兩紀兵有見君重於臣君重於師者焉

書伐鄭 厥伐鄭襄元

兩削恤貳之兵以其無可恤也

鄭自蠱牢以來改轅從楚為重賂故貪也自鄆陵而後傾心從楚為集矢故私也俱說鄭無可救之善上削子重之救下削子辛之救

書伐鄭 圍彭城襄元

經有畧詞以謹大防者有追書以謹王度者

不書子重救者以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彭城繫之宋者以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

嬰齊伐莒

經削外兵恤患以貳國之昧義也

至上傳作須在書伐莒而不書侵陳以救鄭上見出鄭罪大意與樂書伐鄭全

○伐莒潰入郕 特書日

特謹小國被患示保邦之本也

此因左傳城惡之說發議其曰昧為國之本即從莒潰看出書日二字須挑醒見兵以是日來即以是日潰也使莒有令政民將效死不去何至此日哉須虛虛說重垂訓意不重責莒固本安民正與為國之本相應傳末為政之急急字亦要着眼收特書日莒之潰本末俱失聖人斷罪則重在無本上須知

○莒潰 長岸昭十七

失民棄賢以資敵均昧于本計矣

安民為國之本師入而潰雖隆莒之城何益乎得賢為國之本才為敵國用雖廣土眾民不足恃矣

秦狄伐晉 稱人

經貶資外之兵因慨乎致之者焉

至責秦作以晉致寇意帶發于後蓋貶秦有稱人

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獨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莖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郕

左傳

晉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日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

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莒潰楚遂入郕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也

胡傳

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外而民弗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歟而不夫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末務必以固本安民為政之急耳

秦人白狄伐晉

書法近欲捏比事以觀句作貶晉書法者誤矣已為不義與以義驅之句相應謂兵以義動雖驅狄亦可據他自相侵伐已非除殘之義又與狄其不亦甚乎要之只重華髮之辨上不義云云又因武王事而辨此之所以謹耳非正意或以用藝致寇對作上收稱人下收比事以觀不必從

秦狄伐 貞伐鄭襄八

兩國名內外之侮以政與謀各失也

上兼信刑下只一意對欠整

秦狄伐 朝歌定十三

伯國失政名內外之侮貪利致內外之貳

鄭人圍許

貳國忘君而復怨大臣之罪也

示晉不急君也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晉必歸君鄭以晉執其君追咎于許而圍之夫君在外與師復怨非大臣之罪乎

○城中城 書

經譏設險于微者而示體險之大用焉

只重謹禮意發辨尊卑四句正是謹禮體險之大

用大字對微字看體字用字便自緊閱將一險字

說八禮中將一禮字把作險用恃城郭為固其守已微而况城在郭之內宮之外故曰益微城亦設險大端不可說謹禮即不用城正謂有城何可無禮傳未獨字可味經世安民之道所包甚廣如首刑薄款凡有關於斯民者皆是而傳獨言謹禮者為成公幼弱政在三家發耳作文只從謹禮立論勿涉斷罪語寇在中城外者城可恃寇在中城內者城不可恃杜絕限隔四字正畫出無形之險

○城中城 城虎牢襄二

陰有時為輕重者恃與棄均失也

上以王公設險問起下以據地設險問起設險豈遂足以守國可專恃乎設險亦所以守國可輕棄乎兩邊須不矛盾

△城中城 會平丘昭十三

春秋所書欲人以禮為險以德為威也

不以城郭為固者欲人謹於禮以為國乃體險之用也不以兵革為威者欲人固結人心以保邦于未危乃貴事之豫也

○城中城 蒐昌問昭二十二

經於設險講武者皆示之以禮焉

○城中城 蒐昌問昭二十二

經於設險講武者皆示之以禮焉

○城中城 蒐昌問昭二十二

經於設險講武者皆示之以禮焉

胡傳

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常與白狄矣其稱人貶詞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助患于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不亦甚乎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代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城中城

中城者郭之內官之外莒魯接境以莒無備而潰故懼而城之

胡傳

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入其說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軍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

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別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寧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簡王 十年 齊靈公環元年 是年夏晉景公孺卒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胡傳

按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日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寧殖出衛侯衍而立剽亦以父有寵愛之私故特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故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成公十年

四以書

上下俱主禮說但上在成公不能謹禮上是未然
事下在三家不能守分而專禮就蒐上見總起見
禮者國之衛其為險也壯于垣墉其為武也利于
兵革昔者營陋不備楚得而潰之魯或有鑒于斯
乎不知禮者體險之大用辨尊卑分貴賤別等威
異物采所以限隔上下不獨城郭溝池足恃也昔
者有莘大蒐人知可用魯或有取于斯乎不知禮
者軍政之大本辨等威明貴賤順少長習威儀所
以納民軌物非馳射擊刺之末也

城中城

城成周昭三十一

經兩紀與役有譏其守之微者有傷其勢之微者
體險大用在于謹禮中城之城為微守益微矣天
子有道守在四彙成周之城則與列國等矣

針 黑背侵鄭 特書窮

與國狗伯之兵經示私親之戒焉

晉命只作事實此寵愛非有事迹可據須就後日
貽禍發出寵愛之非重垂戒不重罪衛侯
乃不郊

望國僭大禮經因事而志其失焉
以四月不時五上強提過重僭禮作

六國伐鄭

經紀伯兵加貳惡首亂也

晉救鄭伯鄭用叔申之謀立公子緡鄭人殺緡立
髡頑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
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作文見晉既敗人之國
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
亂非伯討不足服人也

齊滕

諸侯嘉禮踰制經特書以示戒也

同衛滕傳責宋之失若內女之賢中要挑之或主
衛滕致女二傳罪宋公賢伯姬對作異姓非禮提
過 附破

經紀嘉禮示謹制旌賢之意焉

公如晉

不書至晉侯

經請內君事伯以其越禮也

諸侯會諸侯莖是天子事晉侯故曰諱其辱而不
莖有謹禮意

公至自晉

經志內君返國以其久而危之也

秋出春還借盟唐傳去國踰時之久

春秋單合所義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

晉侯有疾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
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

盟于修澤子駟
為質鄭伯歸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胡傳

此莖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
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

屬大夫公之莖晉侯非禮也傳以晉人止
公送莖諸侯莫在焉魯人辱之故諱而不
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
人不以為辱而書可乎

冬十月

簡王

十有一年

晉厲公州
蒲元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

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
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卻孳來聘己丑及卻孳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

報聘且
泣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傳

宣伯聘于齊
以修前好

成公十一年

批注樓

伯臣因聘而結盟專而抗矣
與二聘二盟傳同意

內臣亟于事伯有所畏也
卻鞮甫歸行父亟往報聘畏晉故爾
僑如如齊

即內臣之事大知其非得已也
僑如之聘蓋謝戰鞍之師捐歸汝陽之忿而行之
迫於晉之辱而不得已也

經紀王臣自絕傷王道之微也
交盟之不君不臣是前事不必用只就叛盟失信
而出奔上見周公自絕於天遞下諸侯敢受逋逃
之臣見其不能以四海為家而號令不行于天下
矣切勿平對收書出周無出天下皆周也

經畧內外之成嚴大防也
晉楚已盟於宋西門而此會則魯衛如晉聽成也
晉楚為成關係非小春秋畧而不書豈無意乎舉

中國之大而與裔裔為盟好春秋書法如此不與
晉為此會也
交剛

經紀伯國挫敵示禦外之道也
重責晉不知制楚上見當時楚方崛起浸浸有吞
食中州之意乃不知制禦而為西門之軌反區區
耀精銳於狄雖曰寇壓門庭計安社稷不知務亦
甚矣有借比蒲傳主晉得用師之權見晉厲在喪
而敗狄此門庭之寇不可縱又有借大鹵傳乘敵
之不設備而敗此詭詐之術非王事俱可

經抑伯國之徵兵歉于義也
當在書法上發他應違聽命於人之狀以見其自
反不縮傳中大義義字極重惟報怨貪得不以大
義與師故不敢請命而至於卑屈特書曰乞正聖
人描寫他卑屈處

徵兵出於私可貶觀王出于慢可罪
上以報怨之故不以王命與師私也下以伐秦之
故不敢越王都而往慢也

錡乞師 如京伐秦成十三
錡乞師 如京伐秦成十三

冬十月

簡王 七年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胡傳 按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
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
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
主無誠慈之心而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
君人臣無忠信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
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而入矣又叛盟失
信而出奔則是自絕于天也自周無出而
書日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
天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左傳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
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莪成而使歸復
命矣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晉士
變會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
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交贄往來道路無
壅有渝此盟明神極之俾隊其師無克胙
國鄭伯如晉聽成
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傳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
不設備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簡王 八年 十有三年 是年夏曹
宣公盧卒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成公十二年

邑至

△錡乞師 圍彭城 襄元
 經紀甲兵土地之事所以重王命謹王度也
 錡乞師 成虎牢 襄十
 經重王命而于徵兵得地者示意焉
 魯兵非晉所得專鄭地非列國所得專以土地甲
 兵分取特書曰乞皆書曰取

如京遂伐秦 書曰 如京師 以伐秦為遂事
 經于因事修觀者酌詞以存臣禮焉
 因會伐而行即不成朝禮不書朝而書如是紀實
 語只提起重在以伐秦為遂事存人臣之禮上明
 知諸侯之慢而不忍成其慢此假空名以全宣禮

意豈曰小補作文全就書法上挑剔聖人維持名
 分傷時愴惋之意不宜為斷罪諸君臣人道之大
 倫句是綱與傳末大倫必正句相應敬字氣緊要
 蓋君臣主敬大倫之存否係於敬慢此正天理人
 欲之分諸侯不盡禮於王室只為有慢心其所以
 慢而不敬只為不知王之為重故春秋以朝王為
 重動他這點敬心傳末意字亦須振醒
 公如京師 書曰 如京師
 諸侯因事而覲王慢亦甚矣
 自書法上發聖人意因會伐而行不成朝禮即是
 慢故不書朝而書如要知舉魯以見列國獨字又
 字須體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要說得割
 切不徒說箇見其慢
 自京遂伐秦 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
 經酌詞以重觀典維臣禮也
 慢意畧提起大意全單要本古者諸侯以下發
 聖人激切正倫之意蓋論事情則會伐之意重朝
 王之意輕論事理則朝王當重伐秦當輕此經以
 伐秦為遂事之意也意字要發
 如京伐秦 廬吳歸 昭十三

左傳 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亾乎禮
 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不
 亾何

胡傳 晉主夏盟行使諸侯徵會討貳誰敢
 不從以伯主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
 列國疏封雖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
 不相統屬魯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
 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卑
 伏屈損無自反而縮之意矣聖人作春秋
 無不重內而輕外至于乞師則內外同辭
 者蓋皆有報怨復讐貪得之心是以如此
 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于天王以大義
 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
 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
 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
 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賑
 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
 乎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
 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盟誓重之以婚姻
 獻公即世穆公不忌舊德俾我惠公用能
 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勛而為韓之師亦
 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
 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
 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
 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
 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
 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綏靜諸侯秦

成公十三年

邑

經重朝覲封建之典。兩有以存之也。俱用聖人懼作春秋云。上臣敬君子。敬父下。興滅國。繼絕世。俱在聖人書法上發揮。

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殺地。殄滅我費滑。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勛。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剪我公室。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宮。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邀福于先君。獻穆曰。吾欲女同好。弃惡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婚姻也。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

德也。亦來告我。諸侯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執事實圖利之。孟獻子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成肅公卒于瑕。

胡傳

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吁。而牲也。故昔朝王而不能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因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此仲尼親筆。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大聘。小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嶽。則朝。觀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

年書公如京師。又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

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也。爲此懼。作春秋。或抑或縱。或子或奪。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爲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簡王 十有四年 曹成公負芻元年。○是年九年 冬衛定公臧卒。秦桓公卒。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公至伐秦 經不以觀事致內君。原其志不在觀也。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以伐秦爲重也。在聖人誅心上發。

林父自晉歸衛

即強臣歸國而伯主下比之情見矣。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強歸之。卒致獻公出奔之禍。故書自晉歸者。歸易詞也。言晉有奉而歸之易也。

僑如逆女

望國而婚。非禮。經特謹其微焉。公即位十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不親逆。而遣同姓之卿逆之。援公子遂之例也。故書以爲戒。此春秋防微杜漸之意。

鄭喜伐許

貳國敢於虐小。見中國之無伯也。此著許之所以遷。見晉厲之不振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使厲公而伯。則鄭人怒。鄰兼弱。敢如是乎。明年許遷于葉。許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襄三年。晉荀偃伐許。猶討其與楚也乎。

夏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 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亂。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以衛侯見而復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胡傳 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然則娶於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

望國失親迎之禮。經譏其非正焉。以非正起發不中禮之節。論齊魯封壤爵次道途。皆當迎之於其國。僑如不氏畧提過。

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簡王 十有五年 衛獻公行元年秦景公元年。○是年夏宋共公困卒。

春王正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胡傳 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 會於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胡傳 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為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作討。春秋執諸侯者眾矣。未有執得其罪如

此者。故曰。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此其罪也。○執曹歸京。執仲幾定元。經兩紀討罪。有子其正於王朝者。貶其專於王畿者。

盟戚

辭國以止亂。曹公子可風也。

○主遇垂傳。須以爭國生亂說起。重子臧辭國已亂。上仍體君子不幸而處此。不如是則亂不止。意子臧辭國事在執曹後。須叙明晉列負芻於會作結。○執曹歸京。獨書其節。

討罪而正于王伯事之。僅見者也。

叙晉合諸侯伐秦一段。是罪案。討有罪。歸於京。串講而歸京。意較重。不可以不濫。不專平看。觀傳未獨字。未有字。須本非伯討者。形出伯討。蓋春秋與伯原為尊王。而當時討有罪。使即天刑者。獨此一舉。故須揚其伯討之公。

執曹歸京。執仲幾定元。

經兩紀討罪。有子其正於王朝者。貶其專於王畿者。

公至自會
經志內君返國榮其與伯討也
公會晉侯於戚討曹伯也伯討得正與會者亦有榮施故書

楚子伐鄭
即外兵加貳而見結成之無益也
西門之軟期以弭兵甫三年而楚伐鄭則知晉之結成者左也瑣澤之盟曷足恃哉

○華元奔歸 不省文
詳外臣之出入著其正也

司君臣之訓句極重正其志于討賊處元不賴寵而出奔非是不能治官姑從越境乃免之說蓋將借援於晉期在必討故身止河上居宋晉之界示以許討則人不許則出是以國人與晉皆許而後

入耳不賴寵二句是一時事而緊閉尤在不賴寵一句蘇轍謂使元懷祿固寵重于出奔則不能討乃千古確見人臣之義正該如此故曰正出入總為討罪須交互不宜大分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句不可忽

賢臣以討賊去國得臣之正矣
只就懷討賊之心而奔上論
華元歸
即外臣之復知其重於討賊也
全要講他不輕復必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意

魚石奔
強臣去國而外臣靖難之功見矣
魚蕩皆桓族也澤弱公室石黨之故華元出之以靖國人文中要挾石說彼多大勳及自止元一段見他畏服之心無書法五大夫獨言魚石者舉重也仍就定國上見元能正君臣之訓而出入之志為不虛不徒美其功

春秋單合折義
元奔歸 蔡履奔義二十

此者故獨書其爵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傳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出宋魚石出奔楚

胡傳

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氏汰而驕其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

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勳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也書之重詞之復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
以不賴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蘇轍謂使元懷祿顧寵重于出奔則不能諫此說是也
補左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

成公十五年

經於外臣子其得出入之正貶其失進退之宜

元奔 鮒奔襄二十八

二臣之忠信以去國而成者也

方元出時魚石不畏國人而畏元固已見元之豐

功偉烈不少奪於懷祿固寵之私倘亦有志自靖

者耶蘇轍以不省文明其正諒矣方鮒人時寧喜

不信他人而信鮒固已見鮒之誠心須行不為荷

惠食言之行倘亦無諾不踐者耶穀梁以合春秋

論其志諒矣

元奔歸 如晉復昭二

出入以正者可褒進退失宜者可貶

元奔歸 執意如 意如至昭十四

大夫出入以正伯主操縱以利得失見矣

會鍾離 殊會

通好於僭王之變世道可傷矣

惟吳僭王比於狄故中國不當親之原是一意當

時徒知結吳可以制楚不知未能制楚已先受制

于吳矣中國無伯齊晉亦皆俛首意氣要發曰不

敢敵曰親吳曰聖人蓋傷之不但責其不當與吳

為會大有感慨意須開展發得咨嗟傷悼之情出

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澁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元帥以靖國人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

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

離

左傳

始通 吳也

吳越春秋

壽夢會魯成公于鍾離深問周禮樂因為咏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

日於平 哉禮也

胡傳

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

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租于向意在賤夷狄而罪諸侯不敢與之

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

其僭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伯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

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葉近 楚邑

左傳

許靈公畏通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簡王十一年

十有六年

未平公 成元年

小國托外以求安亦為不善擇矣 許不善擇所從亦中國伯主不能庇以致之也

兩以特筆紀會皆所以扶伯業也

殊會意在外狄而傷中國不能與之敵書及意在

尊中國而見外狄不可與之抗成襄之間中國無

伯定公以來晉失伯業

許遷於葉

中國與葵會盟皆時事之可傷者也 通吳之始交見之始兩傳俱有傷字東向而親吳南向而朝楚是也對

鍾離 會申昭四

經於中國交外有殊詞以傷之者有同詞以罪之者

上殊會外吳於夏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下不殊會

同淮葵于夏以在會諸侯皆為其行

鍾離 黃池哀十三

兩以特筆紀會皆所以扶伯業也

殊會意在外狄而傷中國不能與之敵書及意在

尊中國而見外狄不可與之抗成襄之間中國無

伯定公以來晉失伯業

許遷於葉

觀內奉有預徵。知天人不誣矣。胡氏因王安石謂天人不相干。盡廢五行傳而發此。只重不可誣。含不可廢意。○陰陽和則雨。兩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於草木者也。今乃封著于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春王正月雨木冰

胡傳 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勝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若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欲盡廢五行傳。亦過矣。

附左 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

武城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傳 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子罕伐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

喜侵宋 貳國附外而病大。經所以陋之也。鄭叛。晉從楚盟于武城。至是為楚加兵于宋。故書侵。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厲乞師

伯國擅兵以報怨。經界詞以抑之也。與錡乞同意。不以王命徵兵。故書乞。

○師敗績 不書師敗績。經酌詞紀兵。尤示幸勝之戒焉。重君提過。只發幸非持勝之道。勿用斷罪語。未有勝負之形。就交軍時說罷。要發醒方見。个幸勝。凡勝之可持者。必先有可勝之具。其規模料理。自是不在目前。曰幸。則不待更生。驕溢就館。穀時其可勝者。安在舊說。易視天下事。往往般樂怠。致釀禍等語。尚隔內憂。是晉當日病根。亦傳吃緊處。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范文子軍門之戒。須重發。脩書連三卻之誅言。單題不必收。或云倖非持勝之道。謂倖非持以勝人之道。非謂勝後不可持也。又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左傳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左傳 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子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武子曰。不可。晉楚遇于鄆陵。范文子不欲戰。日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

云持猶處也言非處勝之道亦通

鄢陵 侵蔡獲襄八 下易襄八貞伐鄭全

事有驚外而黷武者皆經所譏也 倖勝不足恃武功不足競楚師益張晉遂怠矣不

出士變外寧內憂之戒晉楚爭鄭自茲弗得寧矣 卒符子產文德武功之語

○鄢陵 盟戲襄九 卽伯國制敵而見倖勝善勝之異焉

不必論後事卽本比便見倖與善倖而勝非持勝 之道不與之戰得善勝之道文子外寧內憂之戒

卒如其言武子勞心勞力之言終不出其策楚勢 益張晉遂怠矣則捷乃所以不捷也於我未病楚

不能矣則不戰乃所以戰也 經紀兵好 賤夫幸以勝敵者美夫誠以服貳者

上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下信鄭不疑而 鄭自此不復叛晉者二十四年

倖勝失守之禍經著之以示戒焉 范文子欲釋楚爲外懼沈尹戌謂亡鄭自此始

而陳軍吏患之范旬趨進曰塞井夷竈陳 于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 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月 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 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 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 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 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 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於王後伯州犁 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 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 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請分良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 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日南國感 射其元王中厥目國感王傷不敗何待公 從之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陷於淖欒 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

之乃掀公以出於淖呂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 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弔以一矢復命 卻至三過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 趨風楚師薄于險叔山冉搏人以披中車 折軾晉師乃止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日 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 好以衆整好以暇今請攝飲焉公許之使 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受而飲之免使 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 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 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 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 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 穀

國語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胡傳 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勝負之形晉之捷也當是時兩君相抗未有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沙隨不見公 直書不諱 經不諱內辱示守身之道也

晉之辭魯不過以後期而魯之後期實由內難正所當恤晉乃聽逸不見則曲在晉不在魯自反無歉直書何妨雖就成公說全重因事垂訓在書法上看出大勇浩然之氣無時而餒只爲自信不過便不可以競於人于公何歉乎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只要正己而無恤乎人之是非處

沙隨 城虎牢 襄二

經兩紀事示守身守國之道也 兩邊各有孟子語

不見公

左傳

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

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墮申官微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官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宜伯使告卻鞮曰魯侯待于壞墮以待勝者卻鞮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胡傳 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易地則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孫屈已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

魯侯之大辱深可耻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二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在晉侯。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昔曾子嘗聞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沙隨之不見於公，何歉乎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始會伐

公至自會
經危內君返國以患生于內也。
內有僑如之患外不見禮于伯王故危而致之倚盟唐傳
公會尹子伐鄭
伯兵幸勝而不競其初試者可按也

只王駟陵傳晉遂怠作當其時督揚次矣猶曰一魯之無功制田類上遷矣猶曰逗遛之無成至定計宵攻子罕竊發舉二國之師且不能以成旅報罷豈晉頓弱哉駟陵之倖勝諛之也王臣潰分意提過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 公會尹武子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穎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左傳 曹人復謫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置其邑

胡傳 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善不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

王室縱有罪失天刑矣
曹伯自京 不名 自京師
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見其位已絕特王不絕之耳不各自京師雖有兩書法只是失刑一意當時周之衰全是刑賞不行於天下因晉之執乃整頓一大機括却又放去了除却刑賞把甚麼號令天下故曰無以為天下共主要知曹人請于晉晉侯許之則此歸亦晉意也春秋却歸責天王只為晉會執之歸于京所為罪累上也
曹伯歸 趙鞅歸定十三
兩譏縱罪知明刑之重也
因曹人之請因歸魏之請上云無以為其主下云

其能國乎要見刑典極重國與天下全仗此為維
持意上使復國下許之復

執若丘

以下諸題俱主刺僂傳無書法

即內臣見辱而伯主信諛之失見矣

此傳只是敘事無斷罪語細玩傳意還主卻雙之
諛晉厲過聽而執作為安觀訴公于晉侯及晉人
執季孫句可見或主宣伯肆諛不忠卻雙信諛不
智對作固不可從即單主卻雙一意亦不若歸晉
君說為有關係

僂如奔

即諛臣去國見伯臣納忠之善焉

只主范文子納忠一意題雖係僂如奔全要本赦
季孫來講蓋惟季孫得赦而後僂如乃出也近有
轉到晉君者

○盟扈

內臣復承伯好忠足以感人也

主季文子忠足感人一意范文子聲伯只點入見
請之者雖有聲伯釋之者雖有范文子究竟行父
之忠自足以釋行父或以忠足感人引起還主晉
君納忠更妥

若丘 僂如奔 盟扈

伯國始失于信諛而終有納忠之善焉

若丘比見卻雙信諛提講在前後將奔盟申講于
晉納忠作雖信諛在卻雙聽言在范文子然作文
只渾融歸重晉君說方妙

若丘 僂如奔

辱賢臣見信諛者之失逐諛臣見納忠者之善

以卻雙范文子為主僂如聲伯帶之

若丘 盟扈

即伯國操縱內臣而聽言之得失見矣

俱主晉君始聽卻雙繼從范文子或主卻范與若
丘僂如奔題同要說出閉魯之安危意又有主忠
足動人雖被執而旋釋者俱可備察

△僂如奔 盟扈

去諛而有忠伯主能更聽也

忠邪不兩立僂如去行父自是獲釋宜申講主晉
君聽范文之言

○盟扈

盟宋 襄廿七 或易會宋 主趙武 或易會
號主子產 俱光輔 五君

二臣庶輔其君賢足稱矣

以左合衣帛之妾不列下陳食粟之馬不克下廄

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
實諸典刑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

主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若丘

主刺 僂傳

冬十月乙亥叔孫僂如出奔齊

主刺 僂傳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雙盟于扈

主刺 僂傳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胡傳

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卻雙日魯

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乎
成今其謀日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
楚有亾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
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不然歸
必叛晉人執季文子于若丘公還待于鄆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雙曰苟去仲
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
對曰僂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
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
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
臣也若朝亾之魯必亾亾以魯之密邇仇
讐亾而為讐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
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安不衣帛馬不食
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
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僂如而盟之
僂如奔齊季孫及卻雙盟于扈歸刺公子
偃

賢哉季文子也。歷相二君，宜聲伯請之。范文子釋之，齊治之化，可學邦家精白之忠，可盟鬼神賢哉。范文子也。光輔五君，宜趙孟請之。楚子嘉之。

○盟扈 取郟昭元 加莒丘會獲全

觀二臣之見釋，忠足以感人也。自多門之說入，若丘有見執之辱，乃于扈結盟而行，父獲釋則以妾不衣帛，馬不食粟，范文子為之。亟請于樂武子也。自取郟之愬，行楚人有侈使之言，乃盟事克終而叔豹獲釋，則以患不亡國難不。越官趙文子為之，固請于子木也。二邊俱是忠足動人，舊分忠節者非或王叔季范趙四人相契皆賢，且墜重范趙上亦可。附破

敗郟 盟扈 取郟 舍至帶二十四

二臣世濟其美，皆國之衛也。季友行父俱以賢著，叔豹叔舍俱以節顯。總之世濟其美。

汕隘 若丘 不與盟 執意如昭十三

伯國兩辱內之君臣，則以信諛而徇利也。一因僞如之譖，一因知莒之愬，俱辭君而執臣上。

晉厲卻犇下晉昭叔向。

盟扈 意如至昭十四

伯國兩釋內臣從善貪利異焉。

聲伯告范文子釋行父，惠伯告中行穆子釋意如。主從善言，聽利言作。

盟扈 適歷昭三十一

伯國獎忠而保奸，聽言之得失見矣。上士燮下士鞅。

公至自會

經于內君返國，托詞以殺其恥焉。

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耻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托曰至自會，以見君之不予于伐鄭也。或云書自會見公不與會也，自反而直不足為辱也。

與國徇伯命而虐，春秋陋之也。

鄭子駟侵晉，衛北宮括救晉，侵鄭亦晉命也。凡為他人與師者，皆書侵以陋之。

會尹牟伐鄭 加公至全

伯兵不競于外，修盟之故可知矣。

簡王十一年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伐鄭。合下公至見襄公三年雞澤傳會于柯陵之歲，師于首止而諸侯還。

左傳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見襄公三年雞澤傳同病楚也。

左傳 尋戚之盟也。

秋公至自會

左傳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 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

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國子知之，則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明年齊侯殺國佐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九月辛丑用郊。

胡傳 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故特日用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

享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况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成公十七年

王雞澤傳以柯陵之盟問起發懼楚意未仍繳出柯陵之盟同懼意

柯陵

春秋紀信而著懼外之同焉

見雞澤傳尹單與盟辨過只描出懼楚之有同心不然何一交綏之不敢未免聞風而遁望影而靡前此後此之遷迹也不必斷罪

公至自會

經志內君返國而懼外之情可想矣

伐鄭是畏楚而還故以會至而不以伐至

咎奔莒

外臣以諷見逐經所貶也

無咎身為卿佐不能謀國正君至于見逐亦不為無罪矣故書奔

辛丑用郊 特日用

紀望國享帝而深罪其失時焉

郊之設為百穀祈豐為蒼生祈年當以正月上辛則自建寅而外三月以後已為非時奈何以九月行之乎故曰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作文須緣僭分說來發其不時之失收特書曰用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

伐鄭 見襄公三年雞澤傳會于柯陵之歲師于汝上而諸侯還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見襄公三年雞澤傳

左傳 諸侯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脈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

左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夷羊五帥

荀彘乞師

伯國擅命以徵兵經卑詞以抑之也

與錡乞同意以盟王乞師已為卑辱况以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此役將伐鄭也鄭自鄆陵之敗堅志從楚而不貳

冬會單子伐鄭 加公至全

伯國再不競于外懼可知矣

冬伐鄭楚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而諸侯還起收亦以柯陵王雞澤傳此在盟柯陵之後須有別

公至伐鄭

稽諸侯之旋師知懼外之同矣

亦王雞澤傳前二伐皆以會致此獨以伐致

滅舒庸

即外兵之覆其勢張矣
借鄆陵傳楚勢益張示倖勝之戒作見楚人喪敗之餘猶足以滅舒庸中國不可無備禦之意

甲八百攻 卻氏殺之

楚人滅舒庸

簡王十三年 十有八年 是年春晉厲公州蒲弑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左傳 樂書中行偃殺胥童使程滑弑厲公使荀彘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大夫對曰敢不唯命是聽乃盟而入朝于武官逐不臣者七人

胡傳 弑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
春秋合于人心而定罪聖人順于天
 理而定刑固不以大需釋當誅之罪亦不
 以大刑加不弑之人然趙盾以不越竟而
 書弑許世子止以不當藥而書弑晉欒書
 身為元帥親執厲公於匡麗氏使程滑弑
 公而以車一乘葬之于翼東門之外而春
 秋稱國以弑其君而不著欒書之名氏何
 哉仲尼無私與天為一奚獨于趙盾許止
 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
 於欒武子濶略如此乎學者深求其旨知
 聖人之誅亂臣討賊于之大要也而後可
 與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公如晉
 即內君修禮于伯國見伯嗣之興矣

至陳逃傳晉君方明句悼公即位于朝命百官施舍等事可點用

伐宋入彭城 不日納 言復入
 春秋紀兵而助逆與為逆者均罪焉

總叙兩分惟大夫不世故失位而納之者為非正
 經不書納見楚崇奸宋不受強納之也惟大夫不
 世故已絕而復入者為甚逆經之書復見石藉援
 義已絕而強復之也舊以托于諸侯二句屬下段
 然玩傳此二句亦是見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意
 當上下俱屬

楚卿伐宋
 經紀外兵深罪其黨逆焉

只至楚罪一意次即傳罪鄭屬客傳不必照
 魚石入 言復入
 經于逆臣復國而甚其惡焉

奉火軍合斤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

朝嗣

附左

晉悼公即位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
 薄賦歛宥罪辰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
 此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
 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
 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左傳

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
 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
 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胡傳

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日納宋魚石
 于彭城何也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
 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
 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

成公十八年

邑

魚石入。樂盈入襄二十三年紀逆臣復國而皆甚其罪焉。只至石盈已絕復入上斷罪楚納叛晉致亂各點入書法總收言復入上。

○士句聘。士句文子子宣子也。即伯國交內見睦鄰之有禮矣。公朝始致而聘使繼來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所以睦伯業所以興也。或至笙奔傳逐羊五。

○杞伯朝。即小國修禮于內而知伯嗣之賢矣。主陳述傳晉君方明須就公以晉君語之上生情。見晉君之明噴噴人口諸侯正可恃以無恐與陳逃反照杞且托昏陳豈不可托國耶。

經於不時之役而特書以謹之焉。典作皆書重民力也况耳目之觀一身之娛可不慎乎。

築鹿囿

經於不時之役而特書以謹之焉。典作皆書重民力也况耳目之觀一身之娛可不慎乎。

楚鄭侵宋

貳國附外以凌夏黨叛之罪昭矣。與楚鄭伐宋大意同楚人釋君助臣而鄭又附楚以黨之不義甚矣故稱人。王次朝傳後半責鄭莫中國而從楚一意楚人助逆意只納在中或至楚鄭對作亦可。

士魴乞師

伯國擅命以徵兵經異詞以抑之也。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樂盈是矣。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句來聘。見宣公十八年。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借襄公七年陳逃傳。左傳。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晉。

八月邾子來朝。邾宣公來朝即左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左傳。書不時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同上楚鄭伐宋。

左傳。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日成伯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伐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經書乞師止此。左傳。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歲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從之。

△盟虛村

伯信之同於義勤矣。此盟乃圍彭城首事。宜王諸侯同心救宋。見悼公勤義一意作襄公在喪不會悼公所以仁諸侯也。只提起。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村

左傳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卷之二十終

春秋單合析義卷之二十一

閻中 林挺秀圖南 遺編

男方華子珍 全增刪 姪方歲子蓀

弟挺俊岱江

弟雲銘西仲鑒定 張龍御彥駒 謝人驥叶問

李維馨德樹 謝紹徽秩五

襄公上

玩8圍宋彭城 繫之宋

叛邑而追繫之所以謹王度也

重謹王度意疆域封守正王度所當謹者只發明

一宋字蓋彭城武王所封微子所受楚不得取魚

石安得受若以地既封於魚石遂不係宋是彭城

終為所據而疆域封守載在王章者彙突不登叛

人不為其為叛也一書宋而彼疆我理截然王度

不為叛人糶糊所以為仲尼親筆楚與魚石串講

其罪楚與魚石只在聖人書法上發揮追字有味

○圍彭城 城虎牢襄二

地有追書與不係者而封守重矣

以聖人大意立論不必斷罪係宋者明為宋當有

謹王度之意不係鄭者責鄭不能有待衰世之意

春秋卷之二十一

宋胡安國傳

附纂三傳諸書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嬖四 歲卽位在位三十一年

簡王十 四年崩 元年

晉悼公 周元年 晉悼公 周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

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

彭城者歸 寘諸郟丘

襄公元年

邑奎婁

追書特削

○圍彭城 成虎牢襄十
經謹王度罪通貳兩係地于國焉
楚已封魚石而戍之矣追書宋者以王度當謹也
晉已遣魏絳而戍之矣還係鄭者以通貳可罪也
上比不當作斷罪語亦以聖人大意立論

△圍彭城 弓會陳昭九
謹王度而合天德見春秋之書法矣
正域固封而叛人不登王度所由謹也故彭城已
失而書宋豈以魚石既戍而遂易哉與滅繼絕而
民心攸歸天德所由合也故陳已亡而書陳豈以
穿封為公而遂泯哉楚不得取魚石不得受國不
可滅世不可絕

△圍彭城 廬吳歸昭十三
經存分地以示封守之義存復國以志封建之公
彭城宋之封守楚不得取石安得受陳蔡王之封
建虔不得滅平安得封正疆域固封守與滅國繼
絕世

圍彭城 荀吳伐鮮虞昭十五
經謹分地而恕正兵皆不登叛人之義也

圍彭城 齊衛圍戚哀三
經於討叛黨叛者追書以謹王度首序以正王法
△伐鄭次鄭 制楚救
惟伯兵放義而昧義者無可恤矣
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事閔君臣千古之大義
懸焉一毫走作不得晉之所當放者此也鄭之不
能裁者此也以楚之悖義提起重講晉之放義轉
到鄭上發其無可救意惟晉放義鄭之從楚自是
悖義楚安得救之故經制救以著鄭罪也收不書
救書法二義字總是一般屬君臣不必以憂夏對
次鄭是歸厥以偏師伐而諸侯次以待之與伐而
次不同只作事實

○韓厥伐鄭
經予伯兵討貳以其放于義也
單于子晉作
次鄭

兵有次以待者而伯主之放義可見矣
次鄭雖與伐鄭無干然亦以待晉師安知其非聽
晉之用者且傳有諸侯次于鄭之語則亦當從子
晉放義作

襄公元年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胡傳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諸侯之策矣
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
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於王喪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

胡傳 非宋地追書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
成之三百乘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
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
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
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
邾人杞人次于鄆

左傳 晉韓厥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敗
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
于鄆以
待晉師

胡傳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
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
諸侯次于鄆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
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

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
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義義之惟私欲
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
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 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
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襄公元年

伐鄭次節 朝衛晉聘襄元

經紀兵好子討罪之放乎義惡邦交之昧乎禮

王夫侵 兵救鄭 加伐鄭次節成虎牢同

經筆削救兵 從外逼貳之罪焉

上鄭從 不以大義裁之下晉逼鄭可謂以義服

之乎 救筆救

夫侵 書法亦用削救

不假外以恤患之名顯貳國之昧義也

用伐鄭次節削救邊子辛即王夫是救鄭後遂侵

宋非侵宋以救鄭也且大丘呂留事實係侵宋時

事非救鄭時事况取大丘乃子然又非子辛須有

分曉作文罪鄭軍重從楚不重黨石要發鄭無可

救之善意不必以晉當伐等語參講斷制全在不

能以大義裁之句君親集矢于目德亦不輕裁之

大義則為私欲此鄭獄之難出脫處

和朝 晉衛聘 時簡王崩

列國交鄰而廢王禮深可惜矣

以禮字為主朝聘分眼見繼好結信非禮謀事補

闕非禮而奔簡王之喪為禮須有嘆惜意

年 鄭師伐宋

乎

靈王 二年 是年夏鄭 成公踰卒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見後八年貞伐鄭 傳困強楚之令

左傳 楚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主宣公二 年大棘傳

左傳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 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

貳國困於強令宜善為從伯計矣

舊借次節責鄭昧義不若王貞伐傳困強楚之令

云云下三國侵鄭而諸大夫欲從晉正是欲息肩

于晉也信任仁賢等語可入講

○晉宋衛甯殖侵

權師將之稱兼重之義見矣

晉宋稱師師眾也甯也衛書甯殖將尊師少也惟

將與乃稱師將河常不重惟師少乃稱將師何嘗

可輕全要于時重中發出兼重之旨鄭困楚令被

晉討而不能決去就此意提過鄭成卒晉伐喪可

作

○秋會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之

紀謀貳之會因見晉卿之和焉

寄陳述傳八卿和睦要從君明說來見君明而臣

不和猶不可時今八卿無不協方同心即一逼鄭

之謀一知武子善之而諸卿無間言亦足徵矣須

渾發和睦題只借點有云晉八卿止一苟壹在不

免牽強只作諸侯之大夫專會不如至此為愈

○會戚城虎牢 不繫于鄭

經以失險罪貳國示守國之道也

乎

靈王 二年 是年夏鄭 成公踰卒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見後八年貞伐鄭 傳困強楚之令

左傳 楚令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主宣公二 年大棘傳

左傳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 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

寡人也若晉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昵我免

寡人唯二三子鄭伯卒於是子罕當國子

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

大夫欲從晉子駟日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于戚 陳述傳八 卿和睦

左傳 謀鄭故也孟獻子日請城 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日善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左傳 穆叔聘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襄公二年

邑

此題責鄭意還輕因鄭之不能有其險而論險之不可棄曰必據曰必守正見其為延衰之要害險一去國亦隨之去矣待衰世意要發大道之時外戶不閉可以無險至于衰世而有爭心則小康不得不然既不能修德以固金湯僅此世守之岩居又不能保顧委而棄之使敵國謀臣注我于股掌之上則小康之不能待何國之為

城虎牢 侵蔡獲燹八

貳國失險虐鄰皆非保國之道也

與民同守孟子語滕君以小事大孟子告齊王

城虎牢 吳滅巢昭二十四

經譏失險失境者亦保國之道也

虎牢去而辛苦墊隘之禍來鄭縱不為險計何不為國計集亡而班宮夷墓之禍來楚縱不惜境寧不惜國大易子輿

城虎牢 得寶弓克九

經重世守于分地分器致微焉

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左傳 復會于戚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胡傳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

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而不可以棄焉者也有是險而不能守故不繫于鄭然則據地設險亦所貴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

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為固亦君子之所謹也鑿斯池築斯

池與民同守孟子之所以語滕君也夫狡焉思啟封疆而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

以戰殺人盈城者固非春秋之所貴守天子之土繼先君之世不能設險守國將至

於遷潰滅心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責鄭之不能有其聖人以待衰世之意 小康之事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靈王 三年 鄭僖公髡 頑元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壽夢 昭公十五年長岸傳

左傳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

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

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公如晉

嬰齊伐吳 即外彘之屈于敵知棄賢之失矣

至長岸傳見楚惟失巫臣而使為吳謀授吳乘車射御之法故今日見弱于吳方伐而失良材既伐而失良邑鳩茲之師莫償組甲之喪衡山之擊竟貽被練之亡賢人之于國顧不重哉頃知取駕在吳伐楚時不宜與獲鄧廖對或云左傳中無子重事實且此亦聲子之言未可作題

公如晉 長檮 公至自晉

即外信好之迹而伯主之能敬可知矣

晉悼遠去國都而與公盟其與處父之即國都以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年

桓公二年

盟公者異矣此以見悼公之謙宜能復伯也

○長檮

伯臣尊王以辭禮其志敬可嘉也

主納幣傳志敬節具句以孟獻子失禮點起例知武子作全重尊王上發知禮方有關係左傳中其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一懼字提出萬古剛常是其志敬之可嘉曰天子在凜然有天威咫尺無地不在之意慎字尤宜玩敬生于懼懼即其志敬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主文公二年遂納幣

傳志敬節具與之知禮

左傳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

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公至自晉

附左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於是羊舌職歿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祈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祈奚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此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祈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

雞澤 書同

懼外有同心經故以同紀也

傳只因王臣一句反覆辨論見雞澤書同是諸侯皆有戒心之故非謂王臣預也不必扯王臣在內只就當時事勢虛描出一個病楚之同便了勿着斷罪語春秋特書曰同以見此盟始于晉迄于知在會諸侯蓋無一人不以楚為念者若夫上下瀆分之罪則固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雞澤 盟平丘昭十三

兩紀病外之信有振威而懼者有微福而恐者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

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

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胡傳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

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盟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表僑如會楚

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悼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

陳侯使表僑如會 注雞澤傳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 見後

十六年 湟梁傳

左傳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表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

袁僑如會及盟

即大夫信好見權之猶統于君焉

主湟梁傳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于此作文以病楚作事實豈點以諸侯猶未失政作正意不是子亦不是幸蓋晉悼復伯英明之氣方新而列卿和睦忠良之心未泯故今日之盟雖大夫王之實諸侯命之不日大夫盟而曰諸侯之大夫見權之猶有所統也

袁僑如會

觀與國求成之迹足驗諸侯之惧外矣

主雞澤傳如會無病楚事實但楚為陳叛猶在繁陽獻子懼耳是以後事驗諸侯之同病楚作及袁僑盟

紀大夫講信見權之猶有所統焉

同上主溴梁傳見是時上有方明之晉悼未必舉始政而委之下有方睦之列卿未必舉大柄而專之以故今日之及僑盟也觀之我魯聞內臣奔走不聞內臣專行觀之諸國聞外臣欽承不聞外臣專恣故係以諸侯之大夫云

荀彘伐許

即伯兵討貳服人之道失矣

嘗亦晉賢大夫陳偶服不能輔悼修德以保陳使陳固而許自來乃帥師問罪于許規模欲速宜乎併陳不能保也

於諸侯及陳表僑盟陳請服也。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專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彘帥師伐許

左傳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靈王

四年

是年陳成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胡傳

午者襄公名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有諱禮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

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諱者缺儀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見文公二年遂納幣傳

左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

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日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

襄公四年

邑

○夏豹如晉

志諧于辨分知樂之微者也

王納幣傳知樂作重志和上尊卑上下得其序而後和今穆叔不拜肆夏文王之奏還其禮于上也拜鹿鳴四牡之歌協其情于下也非志和音雅安有此耶故予之知樂○據左傳有敢問何禮句亦可作知禮近有兼禮樂說者就辨樂之等上發其知禮亦可附破

內臣即樂以知禮于辨分見其志焉

水火

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日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容。容親為詢。容禮為度。容事為諷。容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合公至主後二十年公在楚傳

左傳

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圍頓 頓楚與國 與國虐小禍之招也

冬公如晉 春至自晉 襄公時七歲 經于內君寓外 因其安而畧之也 主公在楚傳 冬如晉 春至而歲首不書 公在晉者 以內外無危也 獻子相行 申借助之請 晉侯設享 從屬鄆之願

圍頓以甚楚怒致連兵不息非處已寡怨之道也 歸之兆在此矣與侵蔡獲慶事相類

左傳

楚人伐頓間陳而侵

附左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二勞師于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兵甲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靈王五年 陳哀公 四年 溺元年

春公至自晉

襄公四年

邑重妻

○發聘

即貳國通好于內而見伯業之盛焉。魯鄭自輸平語盟後未嘗有聘問終春秋僅見于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豹即如晉

經于望國屬小而交譏其失正焉。鄭迫于晉故求為晉之附庸以自定。然諸侯死社稷禮也。即不能守國而屬晉以舉其宗廟天子建附庸禮也。魯非天子而私屬鄭以為附庸皆失正也。故交譏之。晉失主伯之道可作結。

△善道

即伯國之布。而知遠人之慕義矣。有此一端下而進吳方有來歷。但此在事實上講。下在書法上講。當以會戚稱人。問起中間只據壽越聽好魯衛告期隱隱描出一段慕義光景。未繳此會戚所以稱人。

會戚 進而稱人

經進遠人之從好。無非欲其效順也。要看請聽諸侯之好一句。故知戚之會來會而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自是不為主。非兩會意。主是賓。

主之至非主會之至也。作文不可着事迹。板講只就書法上描出進之之情。蓋聖人之情總是欲其效順中國耳。與荆聘傳樂與人為善意不同。此只在尊中國上說。

會戚 會桓 柏舉 入郢 定四

兩觀聖人之進退人。而其情與心見矣。俱一稱人一舉。號因其順逆善惡而待之異。就聖人意上發。

○戊陳

伯主有先事之防。則恤小之一微也。見陳逃傳上二年諸侯伐陳。成者以兵守之。是楚患未至而豫為防也。亦見伯義之勤。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之患。彭各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貞伐救陳。

伯義勤于與國。再見于恤患也。

陳逃傳所云救陳指會鄆事。非指此也。不可借用。但玩亦既勤勤字。城棣之救。何嘗不包舉其中。因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 鄭子國來聘 通嗣君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傳 穆叔觀鄆大子 于晉以成屬鄆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見下會 戚傳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胡傳 吳何以稱人。按左氏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會。乃吳人來會。不為主也。來會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風。聖人之情見矣。春秋之義明矣。

公至自會

冬戊陳 見後七年 陳逃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

陳

襄公五年

邑三本

指數不盡故摘舉兩頭非獨遺此救也舊說似拘

成陳 貞伐 救陳

伯義致勤于與國不可替矣

未伐則憂其討而伐之既伐則會于城棣以救之

借陳逆傳晉勤義作然勿明指出蓋見于陳逆傳

者只是上二年諸侯成陳一句以下俱指會鄭時

事但借此發意而實不可混起繳要見陳不可替

成陳 成虎牢襄十

觀伯至之恤小逼小而美惡分矣

△公至救陳

經以恤患致內君見伯義之勤矣

諸侯在戚皆受命各還國遣成故獨書魯成而經

以救陳至善之也

左傳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
楚人立子囊必疾討陳陳近于楚民
朝夕急能無在乎諸侯成陳
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 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豕
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
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

謂忠

靈王 五年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華弱奔

經于外臣去國因其瀆慢而罪之也

子蕩怒弱相諉以弓楛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

而楛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經不言逐而以自奔

為文見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為罪○張

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楛

莒滅鄆 不書鄆亡書莒滅

經罪陰謀取國者誅心之論也

莒嫁女為鄆夫人無男有女女還嫁于莒有外孫

鄆子愛其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述若繼之實

則滅之莒無節而有節鄆有國而無國莒人之志

慘矣作文全在解書法上蓋胡氏因聖人罪莒舍

節書法推聖人度莒有滅節之心不然節雖欲立

莒不可緣大義以却之乎滅亡之道道字與欲滅

人之祀的欲字當玩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莒女嫁為鄆後夫人無男有女還
嫁于莒有外孫鄆子愛後夫人而

無子立
其外孫

胡傳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
以蒞祭祀滅之之道也公羊亦云莒

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或曰鄆
取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

應以梁公之例而書鄆亡不嘗但責莒人
也今直罪莒舍鄆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

為鄆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
韋獻邯鄲之姬于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

襄公六年

邑公妻

豹如邾

內臣修聘于小國而舊好敦矣

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知昔伐邾滅孫統救邾

宿如晉

即內臣之聽命于伯知討罪之偏矣

晉人以邾故來討曰何故也邾季武子如晉且聽命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無以正小國之罪

齊侯滅萊

經于大國覆小直罪其不仁焉

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遂滅之

邾子朝

小國修禮于內經原世而進之焉

邾少昊後本聖賢之類所封國迨近四裔後世子孫往往多變于彛者其習俗漸靡然也

小邾朝

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邾而罪莒歟以此坊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郭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左傳

晉人以邾故來討曰何故也邾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靈王

七年

是年冬鄭僖公弒

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下邾不從乃免牲

經于小國親內而罪其慢王焉

主小國來朝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作

△城費

據事直書

觀世臣越禮之役可為後戒矣

作文以越禮不度作事實以履霜之戒二句作實講而以用人不惟其賢三句咏嘆發之官不擇賢而論世安知無有如宿者乎不即不離作方有越傳中禮字指家不藏甲之禮漸字萌字重看季氏世官自宿始世官之弱魯亦自宿始而城費乃宿不忠起手第一件事明是強私弱公之萌向使行父卒而官不世及于宿寧有是哉

城費

用人委政之失魯晉皆可鑒也

越禮委權上用墮費驗下用溴梁驗上有萌字漸字下有微字兆字堅冰贅旒與其後日假司寇懲之何如當日以公選克之觀乎此而見用人一誤其以滋強悍之萌不少矣與其後日任老成張之何如今日自大君握之觀乎此而見行政一差其以開偷玩之途亦多矣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胡傳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

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後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襄公七年

荅丘 城費 邢丘襄八溴梁盟

兩志人政有譏不善其後者有戒不謹其始者

宿無行父之忠奈何無羣小之媚平無悼公之明

奈何無大夫之專臣侵君君縱臣均不謹于禮也

△城費 作三軍 襄十

內臣之固邑專兵皆足以垂後戒焉

家不藏甲邑無百雉其後孔子云云越禮不度可知矣

知矣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其後享范獻云云民不屬公可知矣

城費 城杞襄二十九

即內外興役而見先德先業之當繼矣

上季宿忘先德下晉平廢先業要原行父相三君

及交襄悼事照斷私家公室母家王室易戒履霜

詩咏揚水

城費 圍費 昭十三

觀于私邑兩役而用人正已之失見矣

役與于私邑用人之失兵舉于私邑正已之失近

主不忠不恕較新

盟扈 城費 取鄆 執舍 昭二十三

前人忠節之烈惜繼之者異焉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

子邾子于鄆 主後陳 逃傳

左傳

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公羊

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日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日不

宿越禮不度有愧于相三君之行父舍忠禮自持

有光子不避難之叔孫豹

執曹 荅丘 城費 會奔 昭二十

觀前人之忠節而繼之者異矣

以宿背父忠會濟滅美對作

林父聘及盟

外臣之抗內君昧于禮矣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尋孫桓子之盟也

略照二聘二盟作

貞圖陳

即外臣之肆暴而其勢可知矣

楚強甚矣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

○會鄆 加貞圖陳同

伯至勤恤患之好而知其不可背矣

至陳逃傳諸侯又救之句重陳不可背意

髡頑如會 變文而書如會

貳國志于從伯經致其志以嘉之也

只王未見諸侯三句禮義二字要發志字最重蓋

救患分災禮之急攘癘安夏義之大今諸侯會鄆

鄭伯往會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不幸見弑故雖

可其大夫日以中國為義則伐吾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楚於是殺之

胡傳

按鄭僖公弑而春秋書卒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夫弑君之惡不

待貶矣見弑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取戰

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

諫臣而通於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雙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

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

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

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

弑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書

陳逃 書逃

與國之皆伯棄禮義者也

戊陳又救與晉君方明等語俱見晉可恃而陳不當皆意為陳侯計云云正是禮義之事當為者乃惑二慶之言為匹夫之行禮義謂何而甘自棄哉禮義二字極重中國者禮義所出輕棄中國便是棄禮義輕字宜玩亦既勤矣及必能致力于陳矣不重晉勢總是通前徹後為陳計策可恃以無恐耳皆發從夏此禮義明明易為者故曰路曰門可由則由可出入則出入何必棄儀衛而逃歸天下豈有如此之路可由如此之門可出入者乎

通伯虐隣二國均非計也

為陳侯計者申儆倫而立太子云云下用貞伐鄭傳為鄭計者在任仁賢而明政刑云云上輕字下無故字要理會

陳逃 城杞襄二十九

經譏從外崇私以有所不可棄者也

上違晉而從楚輕棄中國下輕王室而重母家輕棄諸姬

年 公如晉

即內君之赴會而聽命不宜自大矣

主刑丘傳魯公在晉句虛發宿不宜會束歸失正

△侵蔡獲燹 特書侵蔡

小國而貪武功非善保國者也

主貞伐鄭傳無故怒楚不修文德而有武功晉楚爭鄭自茲弗寧當時子產見及此而子耳子國弗悟豈善保國者哉故于獲燹特書侵蔡以罪之此非譏其失謀是責其不能保國作文重信任仁賢一段然又以信任仁賢一句為主不可泯平楚失

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其日如會何致其志也日卒于鄆見其弒而隱之也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矣

陳侯逃歸 自是凡會同無陳

左傳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在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胡傳

逃義日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戊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狄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

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靈王 七年 八年 鄭簡公 嘉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丘傳 下刑

左傳

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見下刑 伐鄭傳

左傳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燹鄭人皆喜惟子產不順氏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

襄公八年

邑臣婁

信意無故二字。須點醒。若有故。則情猶可諒也。書

侵正此意。
△邢丘 數而稱人

委政者失政之階。非所以為愛也。

大夫聽命。指今日言。謂改命朝聘之數。此是小事。不該使大夫聽命。重煩諸侯。畢竟是姑息之念。愛人承重煩。向來又豈所以愛之。緊相照應。要發得愛中之毒。利器字亦緊要。有一脫不可復還。意謹始始字。對後此後字言。失正謂失君臣之正。其君在晉而大夫出會。還成得箇君臣。否此句不重。只舉魯以驗諸侯耳。貶而稱人。抑之以見不當代君也。政即指朝聘之事言。

獲燮 邢丘 貞伐鄭 溴梁 襄十六

經紀兵信。譏貳國之失謀。謹伯主之委政。

自茲晉楚爭鄭。弗得寧後。此諸侯皆在大夫獨盟。

△邢丘 作三軍 襄十一 加溴梁 鞅聘同

惟政與兵。其權皆君所當操也。

政權不可委人。兵權不可去公室。須說得利害分明。文公襄公。周公倍公。

邢丘 盟宋 襄廿七 加溴梁 會申 只作流弊

經兩示謹始。為大權大防計也。

須把後禍看得重。一是以姑息愛人。而后君贊旒。大夫張都自此始。一是以交見為名。而後人倫絕。中國衰都自此始。

刑丘 城杞 襄二十九

經譏伯國有修先業。而委政棄先業。而崇私者。

上晉悼修文襄之業。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會。下晉平不能修文襄悼之業。輕棄諸姬。而夏肄是屏。上重始字。下重本字。書之立政。詩之葛藟。

○貞伐鄭 平而不書

經畧貳國之平外。罪失謀也。

此傳通自侵蔡失謀說來。而以畏天者保其國。一句斷之。不信由于不智。蓋使前日不加兵于蔡。則不至怒楚。而可以專從晉。只為無故怒楚。所以今日子貞之來。不從則力不敵。從之則晉必至。不得已而為犧牲待盟之計耳。其能國乎。作文全要發。

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

邢丘。

左傳 會于邢丘。以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

胡傳 蘇轍曰。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于會。大

夫稱人。眾辭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眾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

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次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

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贊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

公至自會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 以疆鄙田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

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

襄公八年

邑重慶

得一時難以自保卽失信亦不顧意平而不書見此等盟是鄭人常事不必書也

侵蔡獲 貞伐 夾谷定十歸田

武而忽乎文者其禍速文而兼乎武者其績彰

以左合 貞伐鄭 晉伐鄭 會號昭元盟平丘

卽貳國之利害而知賢之當重矣

舊俱王子產說上違子產之言故外召楚伐內致

晉兵下用子產之賢故外卻楚婚內滅晉貢細玩

子產不順語在獲燹後說不得違忠言不若主失

謀致內外之患執禮當內外之強更合傳

侵蔡獲 貞伐鄭 盟戲襄九蕭魚

貳國失謀而貽患可譏伯國用謀而成功可予

上鄭簡聽國耳而不聽子產下晉悼聽知菴而不

聽苟偃頌如此比方整

貞伐 貞救襄十 紀外兵攻恤而原罪不智不義者焉

文德之訓子產非不有長慮竟奪于國耳和謀是

以隙開楚也如之何不來子貞之伐不能之悔苟

菴非不有嘉謨竟仍夫孟獻子左計是以險扼鄭

也如之何不來子貞之救上根侵蔡下根以鄭

貞伐鄭 午伐鄭 襄十八

貳國兩召外兵智與忠皆失也

子駒不智故楚師至子嘉不忠故楚人伐

侵蔡獲燹 貞伐鄭 吳滅集 昭廿四入郢

失謀與失守皆危國之自也

子產憂禍之莫大沈尹戌料郢之必亡兩傳皆引

孟子語

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亾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莫如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驂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駟告于晉日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刑丘今楚來討日女何故敢稱兵于蔡敝邑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日君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

胡傳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

子曰有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

王事徇響勾踐事吳以小事大畏天者也

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強楚之

令而欲息肩于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

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

能保其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

國加兵于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

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

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

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

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

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

不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

玉帛待于竟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王文公二年遂

○士匄聘 霸臣不忘世業其知禮足嘉矣

襄公八年

邑

主納幣傳知禮重承形弓上魯歌形弓蓋將緣晉先君之功而以文公望其君亦將緣嗣守之義而以狐趙望其臣此固禮所當受而宣子受之故曰知禮卒之光輔悼公克享令名皆自敬承之志始也獨節具已哉標梅角弓只點過

宿如晉
內卿修聘于伯國事大勤矣
公朝晉晉使句來宿又報之

左傳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形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形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靈王八年 九年

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 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穆姜成公母

附左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晉君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

秋八月癸未塗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

巳亥同盟于戲

左傳 諸侯伐鄭門于鄆門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械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散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

伯國定不戰之謀得勝筭矣此傳敘事雖多只重知當不與楚戰而還師我三分四軍是將四軍分作三軍楚以全師出我一軍當楚出三次我只出一次故可不戰散楚諸侯之銳句不閉惟有外兵相合此我軍所以可分而楚不得以軍弱應也然此分軍之謀到三駕方行其事而不戰則自今日始傳中子晉只子其善于做楚楚傲則鄭自服不可平看掉公智菴前用且須知楚在晉悼時此桓文時更強但可敵而不可戰武子見得分明決計還師以分做合以逸做勞比戰勝者其善何如故曰善勝下書蕭魚非書法傳特舉其成功以見其謀之善耳于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雖說鄭失謀然只原今日伐鄭之故不是斷罪語只提起

春秋單合折義

襄公九年

邑奎婁

貳國以不信被兵失策甚矣。以主晉師至矣以前一段失策在不信上。重責子駟遂字于是字俱可玩。晉人修器備盛餼糧等事。可挑講或云此題宜以縮腳體做。不但說鄭之失策。惟鄭盟楚而我來若鄭盟我而去。分明為朝南。暮北所愚。妙在鄭以其盟鄭者。做楚此智武之老謀。非苟偃所能及也。

○盟戲 伯主許成于貳國以謀勝也。與全題全只重做楚上不必入鄭事。

○伐鄭盟戲 毫北伐宋 襄十一 即做外致伯之謀得失見矣。

上用智武善陣之策。子晉不戰。下用子展致晉之言罪鄭不信。

伐鄭盟戲 伐宋 伐鄭蕭魚 襄十 加莊子 鄭莊北 全 經原做外從伯之謀必即後事以驗之也。

全上 蕭魚股只作兩邊驗耳。上自楚伐鄭。截晉用智帶之謀而不與楚戰。至蕭魚鄭服而密謀驗矣。下自伐宋截鄭用子展之謀。既同又叛。以致晉

至蕭魚不叛而展謀見矣。

○盟戲 蕭魚 襄十一 做外服武謀與誠之績著矣。

盟戲 會彘儀 襄二十五 紀駕外釋罪之事。攷屬詞而美惡見矣。

下書蕭魚如下文所取主意在兩個請成而許之。盟戲 蕭魚 盟宋 襄二十七 會申 篤外交外之得失其功與禍可觀也。

上從知武還師做楚之說。其後遂駕楚下從屈建。晉楚交見之請其。后且宗楚。

盟戲 大鹵 昭元 經紀伯兵予其得善勝之道。譏其非正勝之法。

上善陣下善戰。晉悼却苟偃而用知營還師做楚。分軍進來之策。苟吳斬嬖人而用魏舒毀車為行。分陣為伍之策。

盟戲 召陵 侵定 四 經子二伯攘外美其用謀成功。陋其徇利隳功也。

荀營苟寅 ○盟戲 夾谷 定十 加蕭魚歸田全 制外化強謀與理之績著矣。

春火軍合折後

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將盟。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駟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日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乃盟而還。

胡傳 鄭之見伐于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公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

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窟。肆肯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苟偃日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營日許之盟。而還師。以做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乃許鄭成同盟。於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附左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

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

○楚子伐鄭

卽外兵討貳見伯王不戰之謀焉見盟盛傳荀偃所謂待楚救而與戰正待此行也晉不待而成故楚不救而伐作文說過鄭平軍重不戰上見楚方爭鄭急欲一戰而晉已返旆任楚爭鄭任鄭平楚爭而示之以不爭成而示之以無成正所謂善于做楚者也此下有魏絳息民事點可不點亦可

楚子伐鄭

見上盟

今寡人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左傳

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

日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附左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針會桓 殊會 經外遠人與好傷中國也

相及偏陽乃吳入中國之衝悼之會桓蓋謀滅偏陽而通吳也大意與鍾離同但此當晉悼伯業方盛時講辭要斟酌益悼欲資吳以困楚不知楚困而吳興矣庸愈乎收殊會書法○或主會成傳往與之會而主吳則貶而稱國

伯臣以斷成功得將權矣

見戰如傳只論將權之重勿作贊詞一隊獨成虎彌無所持力三日狗軍董父無所施勇此猶是一時之譽獨投机一怒使句偃不得行班師之請真可謂善斷方是將權要以林父此斷無書法偏陽楚與國通吳要地故經不責其滅

偏陽 貞救棄十

經兩紀兵而伯臣進退之權得矣二將請班師而營則投机以進樂賢欲伐鄭而營則不可而還

靈王 九年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壽于柤

公十六年 通離同

夏五月甲午遂滅偏陽

偏陽姁姓楚與國為吳入中國之要衝滅

偏陽通吳晉見宣公十二年往來之路也

左傳

晉荀偃士句請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

為笑固請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偏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鄰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檣左執之右拔戟

襄公十年

邑奎婁

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師，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水且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乃于宋公。

公至自會

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于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師，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水且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乃于宋公。

貞輒伐宋

貳國從委凌大經惡其不義焉

主戌虎牢傳鄭人從楚固云不義句楚以宋受偃陽故伐之而鄭從之罪不容誅也

會伐鄭

乘信從外者可譏用謀駕外者可子

上師于訾毋責鄭之從楚伐宋為不信而見其違子展之言下師于牛首子晉之伐鄭敝楚為有謀而見其用智營之策

晉師伐秦

伯兵加于與國失攘外之力矣

晉宜因秦之力共攘荆楚不此之旨而反以秦資楚此晉之失也

莒伐東鄆

師小國之加兵于內其無憚于伯甚矣

○十二國伐鄭襄十一年一駕師牛首

伯兵討其道在致敵而敝之也

奇聞戲傳此伐乃初分一軍挑楚使來而令其道敝也貞救尚在後未可遽作不戰舊兼主齊光先滕薛為系制不必只可點過無書法○有主蕭魚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借下虎牢傳

左傳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

左傳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鄆

左傳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鄆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傳公三駕之一○主上

盟戲傳

傳兼用知魏亦可蓋自盟戲歸即謀息民是時已用絳謀矣但須抑揚畧重知營邊更效

○成虎牢貞救 還繫于鄭又書楚救 諸侯逼貳之罪於外救而益見矣

玩傳則城虎牢時已有罪諸侯意至此因繫鄭而始發作文須就駐師扼險以逼意發揮後落入猶前志意方有味非責其不能斷荆楚之路為鄭蔽特發其城與成之志在逼鄭不在蔽鄭志字極重義不義字正相應是就禦楚保鄭安懷大義言天下惟義可以服不義今始終止有逼人一念全無

分毫保恤他意思則彼固非義而我可謂以義服之乎係鄭與書救兩書法逼倒鄭國分地云云只當發于書法內不必講入蓋聖人惡諸侯逼鄭故以此意折之耳荆楚不若意亦須發揮謂晉逼之而楚救之一仁一暴大相逕庭是堂堂奕伯反不若為仇之擄矣絕無遺義意

○成虎牢 諸侯志在逼貳故扼險可罪也

成而繫鄭罪諸侯不能以義服之特駐師扼險以逼之耳依傳直作以鄭人不義提起○左傳士魴魏絳是成梧及制不可誤用

再錄外救甚其罪于逼貳也

傳欲顯逼貳者之罪故錄其救須從書法上發揮不可着子楚說亦不可只責晉且原無遺義意傳末亦可謂深切著明句可玩

○公至伐鄭

經致內君以伐見伯謀之善矣寄盟戲傳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戰作加貞救意更完再加一駕伐鄭亦同

左傳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胡傳 按左氏鄭公子騂當國發為司馬輒為司空騂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洹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失卿職也卿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于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戊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之鄭及晉平楚子

囊救鄭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驥曰逃楚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不如從楚宥涉潁與楚人盟樂驥欲伐鄭師荀營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侵鄭北鄙而歸

胡傳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成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為責鄭設險

所以守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扼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成焉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戊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

社○作三軍一書作

經訓謹權于內兵之變制發焉

傳首至謂之作一段見三軍本魯舊制但初屬于公今則改屬于私故曰作此是論作三軍之實其明年云云是論兵權去公室之驗昭失國定無正又是兵權去公室之禍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所宜鑒乃春秋書作舍大意作文全重此二句發揮蓋即魯以垂戒勿專追咎襄公玩文宣以來句可知○季氏分國民為三三家各有其一又各以父兄弟分爲四季氏盡取四分並不入公室孟氏取其子弟之半以三分歸公叔孫悉取其子弟以父兄二分歸公蓋分國民爲十二公得五三家得七也○後今之丁也邑今賦稅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作三軍 用田賦哀十二

經于兵制田制之變而示謹權重本意焉

總是變制兵權有國之司命故史克頌僖公必曰公車曰公徒農事有邦之本原故有若對哀公必曰盍徹曰足民○上易舍中軍未當舍傳重斷罪此重謹權

○舍之侵宋 舍之即子展

貳國行致伯之諫不信所自來矣

原王子展失謀不知傳止說盟不足恃無罪子展語作文只宜就侵宋致晉之謀發透蓋仗信待晉展早已算定了故侵宋以挑晉因平晉以挑楚復構楚以怒晉而遂勤晉以困楚所以北林東門洩月再舉楚遂力屈不支已弄晉楚于掌上矣

○舍之侵 會伐鄭 二駕 連北題

兩觀致人之兵而得失異焉 鄭欲致晉而與之晉欲致楚而徹之子展智密仗信待晉鄭臣固有慮之者而簡獨不庸焉卒之五會偷盟毫北載書祗爲長亂之階子展致晉避楚之謀焉用哉待楚與戰晉臣嘗有言之者而悼獨能聽焉卒之三駕底績鄭門計畫適爲致勝之具武子成鄭敵楚之謀誠善哉

△十二國伐鄭 哀十一 戰公至主伐而即至不

伯國繼用謀以徹外經子其善勝焉

此與三駕年號字數俱同但彼至成功此則用謀耳若出王三駕作亦可會編云凡出三駕題皆要入魏絳在內蓋此時已用魏絳之謀但詞須有抑

春秋單合所義

卷之二十一

二十

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牢還繫于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魯荆楚之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 戲傳

靈王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子必不能武子將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閱詛諸五父之衢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胡傳

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爲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爲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不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軍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襄公十一年

邑至樓

揚見魏絳之息民既內固其根本而知營之微楚復外持其勝筭蓋非分軍之策無以制楚之命而非輸積滯以惠其民雖欲軍旅數興以敝楚民不堪矣此二人之謀寔相須有成者也畧偏重敝楚邊為效齊光先至長莒知只作結

△亳北 伐宋 書同盟

以不可渝之信而猶渝見盟不足恃矣此題單責鄭失謀固不可單責鄭失信亦不可即單責盟不足恃而不渾融致晉之策在內亦未妙此傳盟不足恃在慢鬼神之極上看出蓋亳北載書極重誓言而鄭直借以行致晉之策尙有何載書可恃乎尋盟尋叛非叛於既盟后蓋未盟而先有叛意了須隱隱起下蕭魚不盟所以為美意

○亳北 書同

好以致伯講恐同而未足據也只做鄭服而同盟句須偷一既字失民歸國隊命亡氏須要張皇其說以如是之盟而可叛乎然則何以書同哉總喚得傳中故字醒竟收書同尙未見他叛近云後來叛盟原為致晉當今盟時便是此念作此題全要把致晉意挽入說得不即不離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見下楚鄭伐宋傳

左傳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成侵鄭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悼公三駕之二

左傳 諸侯伐鄭齊太子光宋向成先至于鄭門于東門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

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左傳 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謂侯道微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患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臣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廼之俾失其民隊命公氏踣其國家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遂伐宋

襄公十一年

邑全樓

方妙如將既同不可叛意虛含亦非本旨

○亳北 蕭魚 襄十一 加伐宋會申全

稽貳國之叛服盟與誠之效觀矣

此題是從後人看來如此只就盟不足恃誠能感人立論而鄭罪晉善自寓不必着褒貶

△公至自伐鄭

即內君以伐致見晉用謀之善矣

寄盟戲傳主晉庸善謀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戰上作

楚鄭伐宋

即貳國復渝盟不足恃見矣

要玩尋復二字既同又叛乃子展致晉本謀是以亳北誓言雖渝不顧要挽到失謀上若泛照別處盟不足恃講何異說夢

○伐鄭蕭魚 無書法

推誠以服貳其駕外之謀得也

玩傳前段就今日推誠言後段就前日用謀言謀與誠原相須為用的謀能制楚不能使鄭不即楚故有謀不可無誠誠能感鄭不能使楚不爭鄭故有誠不可無謀然都在蕭魚之會上見不可以伐

鄭屬焉楚宜照傳先將誠以感人講半截因推到
悼公用謀之善來只是施舍積聚分銳逆來挾兩
策以制楚之命楚安能與晉爭鄭哉傳中一日至
哉再曰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可謂極其贊嘆自
字故字是追叙成功語須於鋪叙中寫出為妙

○十二國伐鄭襄十一年 三駕東門

繼伯終能屈外繇其善用謀也
論理未出蕭魚還不宜講成功但時說多作與前
二駕不同彼尚用謀單用智營此已成功兼用智
魏息民就施舍輸積等言乃滋息之息非休息之
息與武子分銳逆來自是兩策勿槩指不戰

○蕭魚

伯主推誠服貳善於感人者也
去伐鄭宜軍主推誠懷鄭說而鄭服則楚亦因之
以駕意如未帶之蓋鄭昔日畏晉猶有去來今日
愛晉更無彼此昔日皆晉特偶壓于事勢而迹有
所不安今日皆晉直愧于中心而情有所不忍孰
非推誠之效也至哉誠能感人句要咏嘆得出人
心疑其誰知誠能感人今觀反覆如鄭而猶感于
晉悼之信可見人無不可感者第患誠有未至耳

蕭魚 意如至昭十四 加會申召陵侵全

經著推誠徇利之效而得失昭矣

會申以前鄭不叛者二十四年召陵以前諸侯不
合者二十餘年

伐鄭 伐鄭 長岸昭十七

觀晉楚之強弱以人而知用人當慎已

魏絳息民知營善陣無極謗勝囊瓦貨行

盟戲 蕭魚 雜爻 柏舉定四 同上

戰却 伐鄭蕭魚 長岸昭十七 柏舉定四

亦同上于卿之戰知營狗彘子之濟師已成楚熊
之獲晉則遺以連尹之俘而曲為營求焉卒之完
壁而返遂收三駕之功歸必報楚此所以激其忿
也長岸之後伍員遭父奢之家難遂羅無極之逐
楚則任其畊鄙之隱而不為員反焉卒之借寇為
仇竟蒙五戰之禍我必覆楚此所以激其怒也

○蕭魚 墮費定十二

惟誠與禮為足恃伯功聖化可觀也

誠能感人禮可為國晉悼孔子

○蕭魚 夾谷定十 加會申歸三田同

惟誠與理為足恃伯功聖績可攷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胡傳 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尋復從

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

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

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公氏踣其國家

而盟猶 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三駕

左傳 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

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
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肸

告於諸侯鄭人賂晉侯以師攄師觸師獨
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

歌鐘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
之半賜魏絳日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

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愿君之靈
也二三年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

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日子之教敢不
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

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

胡傳 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不書鄭

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因而歸焉納斥侯

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

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

悼公能謀于魏絳以息民聽于知武子而

悼以誠感鄭而不以疑故二紀不叛孔以理化齊而不以力故三田光復至哉誠之能感人天下莫大於理極讚誠理之効

蕭魚入吳哀十三加會申黃池全推誠感貳服之久恃力勝人報之速

公至自會經致內君以會服貳之功成矣

伐而后會不以伐鄭致而書至自會兵不加鄭得鄭之詞也

○執良霄外國僅辱使臣伯謀屈之也

主蕭魚傳鄭使良霄告絕楚不能得鄭僅執其使以洩忿可見無能為倒晉悼作兼用知魏

△執霄 魴聘襄十二伯主屈外而睦鄰見制勝持勝之善矣

楚屈見悼能制以不戰魴聘見悼能持以不驕

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主上蕭魚傳不能與之爭

左傳

鄭人使良霄太宰石奐如楚告將服于晉日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

冬秦人伐晉

左傳

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春秋卷之二十一終

春秋單合析義卷之二十二

襄公中

註 莒伐東鄙圍台入鄆

即小國之虐內不振之迹見矣

自三軍作魯益弱矣以知莒連年來伐况於齊乎

救台入鄆

內臣因事而擅權其心可誅也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二句最重作文以大

春秋卷之二十二

襄公中

靈王十一年 十有二年 是年吳子壽夢乘卒

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

救台遂入鄆

胡傳

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

人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日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那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正夫豈一朝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鮒聘 拜伐鄭之師

伯國修禮于內善持勝者也
悼當服鄭駕楚之後不忘聘魯拜前此之成勞慮
後此之再舉此聘極有深心即一魯而見修好之
無不周即一聘而見兢業之無不至頃開發持勝
之善處

○貞侵宋

即外兵僅加與國見伯主善勝之功矣
主蕭魚傳徒伐其與國見楚無能為與執良霄同

公如晉 公至晉

經畧內君寓外惟其安也
主公在楚傳見悼業盛外拜士魴之辱禮內有獻
子之書勞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 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 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靈王十有三年

吳諸樊遇元年○是年秋楚共王審卒

春公至自晉

○取郟 經婉以紀君惡存臣禮也與取郟同意

左傳 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取郟 見僖公十七年滅項傳

左傳 郟亂分為三師救郟遂取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而亾師于郟以辱社稷為大夫憂若以大夫

之靈獲歿于地唯是春秋竈安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襄公十三年

邑

○城防
經紀台時之後重民力也
防滅氏邑在齊南近于莒城以備莒莒陰與齊合
亦以備齊滅武仲請俟畢農事主城中丘傳雖時
亦書見愛民之心君國之道

韜會吳于向 宿老並書
以卿介卿失使體矣

是會以中國而會吳以大夫而專會俱是大夫提
過下碎講二卿並使之失就國體說蓋卿使則大
夫介大夫使則士介乃君命使人之體如以卿而
介卿則損威傷重國體失矣今宿怙其強而不使
免叔老畏其強而不敢避分明寫出驕睨軟弱之
象居則鴈行出則鱗次朝廷之儀位不尊若體統
何故二卿並書近有責君甚誤以內卿行則不得
不書非聖人特書二卿以譏之
會向 十三國伐秦襄十二
命使與任將體與權胥失矣

冬城防 王隱公七年

左傳 書時也於時將早成
臧武仲請俟畢農事

靈王十三年 十有四年 楚康王 昭元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傳 吳侵楚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吳告敗
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於是子

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
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胡傳 使舉上客而叔老並書者以內卿行
則不得不書矣季孫宿以卿為介而

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不敢避蓋兩失
之雖晉人輕其幣而敬其使於君命使人
為體豈為得哉

附左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君
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

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
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

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伐秦

左傳 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
役也諸侯之師濟涇而次至于棧林

十三國伐秦 報櫟之役也

經紀伯兵特重君將之權焉

兼先穀浪梁傳一見變驚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
乃悼公任將之非與趙穿先穀不異一見會伐大
事諸侯不而大夫獨行乃悼公委權之非與會
向會成不異然大傳重一權字上見君權不可以
大夫專下見將權不可以偏裨撓一成贅疏一成
遷延近云任將之非乃左傳事實而委權意浪梁
傳實有明文宜軍主浪梁傳而以任將之失從中

襄公十四年

邑奎婁

不獲成焉。荀偃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晉之耻也。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鞅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士鞅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其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于晉而復之。

已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奔齊 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 經端本以責見逐之君爲後鑒也

棄天地之性，句重見天之立君，以子民也。君之保民，以奉天也。至于淫虐不道，是棄天地之性，何以爲君？重垂戒意，勿拘拘在茂冢。卿上曰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曰非聖人莫能修，全在辨難書法，方得警君意，醒不重實講。

左傳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從近闕，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公，且告無罪。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公而巳，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

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滅紇如齊言衛侯子展子鮮聞之見滅紇與之言道滅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師曠侍于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置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是故史為書警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胡傳

孫寧出君眾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各寵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咎所以警乎人君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修之為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 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臬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莒侵東鄙

小國凌內其見執有由矣

報入邲也莒自滅節后四伐我是無魯也。溴梁之執厥有由哉

△貞伐吳

外兵之不競以用人之道失也

楚既不得志于中國故致怨于吳。王長岸傳庸浦之役無功而宜穀之獲已及臬州之隘方塞而子囊之殿莫支蓋亦失巫臣而罷于奔命者

列卿專置君之政上所委也。
主漢梁傳謀定衛剽乃君臣大故。即諸侯且不得
行况可委大夫乎。以晉抑君助臣。點起黑背傳私
親意可作結。看假羽毛事。乃後日政以賄成之漸。

韋 向戌聘盟劉

內君之盟外臣其降尊甚矣。
以向戌專抗提起重貶公作。蓋聘而遂盟。已為非
禮。况降于乘之君與盟于國都之外。其自卑甚矣。
劉魯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
△向戌聘
大國修聘于內。見其臣之良焉。
至澶淵傳向戌之賢。指責獻子美室事。

劉夏逆 不稱使

經重人倫之本。于輕所逆者譏焉。
只重劉夏非卿。天子不當使作靖公合禮。不書。只
影見此之非禮。而書耳。不必入文中。纏擾蓋婚姻
人倫之本。王后及天下之母。乃不使卿逆而使士
逆。輕亦甚矣。雖有靖公得禮。亦為用之官師中士
下士也。劉夏即官師。
○圍成救至 書至
經于大國凌內之暴。而譏恤患者之法焉。
以同圍齊傳齊暴說起。倒救刑傳。救而不敢救。則
書所至以罪其法。作要發得法。字透衛衍托國于
齊公與會于戚。以立剽。故齊來伐。三家分魯而公
室卑弱。此所以怯也。
○救成至

經譏內君恤患之怯。而仁天下之情見矣。

要在書所至以罪其怯上。發聖人兵期無兵之情。
從書法上做。若斷怯者之罪。便非罪其無及于成。
非欲其及齊師也。
△城成郭
即內臣之固私邑。而越禮之罪見矣。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
鄭公孫薑邾人莒人于戚。
左傳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
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
志。而勤諸侯會
于戚。謀定衛也。
靈王十 十有五年 衛殤公剽元年。衛始有二
四年 君。是冬。晉悼公周卒。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乙亥。及向戌盟于

劉

左傳 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
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
毀之。重勞且不敢聞。

劉夏逆王后于齊

胡傳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
也。婚姻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
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
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
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
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
婚姻得禮者。
常事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左傳 范宣子欽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
貳。晉侯圍成。貳于晉。故也。於是乎城

成郭

至墮費傳三卿越禮各固其城。此孟孫邑。季叔帥師城之。蓋三家相黨以脩齊為名。而與此役。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又或主城中丘。傳不時非義。發揮或主譏其不豫。謹其不度。分作蓋謂齊師去而城已壞之。郭先事之疎。季叔比而固孟氏之邑。後患之階。總不如至墮費傳為有明據。郭者外城。

即小國之凌內見不競之由矣。
魯自文公失政。大夫竊柄。民分于三家。齊與知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

隰 隰梁盟 獨書大夫

盟而專於大夫。則不謹禮之咎也。此傳從大夫既張之後。追咎往事。須描寫他事勢。已成情景。迫切非虛。虛論。今禮之當謹。大夫不臣。由諸侯失政。諸侯失政。由三會委之。大夫謹于禮。而不敢忽。正與常情。忽于未兆。忽字相應。玩春秋待後世之意。句重垂戒。上不重斷。非作文以大夫。

專政為案。悼公委權為斷。而以謹禮意。未後足之。謹禮。須是謹之於始。必躬必親。如前日三會大事。皆不使大夫而後。可此乃至微與未兆也。到大夫盟而分晉之勢。見即不可掩了。微與未兆。須發書法。只問起不可倒在後。

△隰梁

即諸侯之在會。當無專盟之大夫矣。

此歇後題。只把諸侯皆在作案。以若欲使大夫盟者。句追影發出。而以杜丘雞澤例之。便有意義。

大夫盟

經戒專盟志謹禮也

同全單。須要得追咎往事。感慨無及意。謹于禮而不敢忽。句最重。

大夫盟 戊辰公即位定元

經因國政而示謹禮之意。因嗣位而示正本之意。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 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靈王十有六年 晉平公 彪元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隰梁戊寅大夫盟

左傳 平公即位。改服修官。蒸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隰梁。命歸侵田。晉侯與諸

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日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日。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薑小邾之大夫盟。日同討不庭。

胡傳 杜丘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日。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表僑如會。則書日。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今

隰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

執莒和歸

伯國討罪之專經惡其不臣也

莒四侵東鄙和一伐南鄙魯愬于晉故平公為溴梁之會以討之執雖以罪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非伯討也故稱人

伐北鄙

觀大國之虐內著其暴也

主同圍齊傳數伐鄰國齊既叛聞公在會將討和莒故復來伐三年之間齊師五至魯矣

已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

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日通齊楚之使

齊侯伐我北鄙

主下同圍齊傳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伐許

經示正分之意不以至兵而易其序也

荀偃至兵而序鄭伯為首不以大夫至諸侯正君臣之分也

伐北鄙圍成

經紀大國之虐內著其暴也

主同圍齊傳觀加兵于魯見齊之橫逆強暴宜得諸侯惡疾也

△豹如晉

望國求伸于伯則應敵之又一策也借戰紀傳下告方伯必有能伸之者意作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鄭子蟻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

齊子會荀偃次于棧林伐許次于函氏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主下同圍齊傳

左傳

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日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

襄公十六年

邑至婁

念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做邑之地。是以大請做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日庶幾乎。北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

靈王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左傳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甲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石買伐曹 大夫負逆而報怨不自反矣 夏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即林父之子犯上

之臣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辱盍亦內自省爾乃挾其卿將重兵以攻其國不亦甚乎

圍桃 圍防 觀大國君臣之虐內其暴甚矣 主同圍齊傳君臣畧分點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主下同 圍齊傳

左傳 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鄒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棧挾其傷而死

九月大雩

襄公十七年

邑至樓

經重舉義于幸其弱者貶焉。搭圖蔡傳或幸其弱句宋華閱卒華臣弱暴比之室使賊殺其幸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

知伐南鄙

望國見凌于小不振甚矣。

魯之四鄰而莒伐其東齊伐其北知伐其南魯之微弱不振豈曰無兵三家分晉民不知有君故也。知叛晉與齊齊人與之修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執也。

不與其朝

經禁外變交內正大防也。

一內外使內外各安其所也。二句總一意勿分此。中自無限議論在不必貶狄亦不必貶魯只虛虛論理氣妙不與其朝乃禁止之意是不許其朝非予奪之與况列國之君云云辨諸侯無受朝之理非罪魯語。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 為齊故也

靈王十有七年 是年冬曹成

春白狄來

胡傳

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守藩之臣

執石買

伯國之討罪昧輕重之宜者也。

晉知石買伐曹之為惡而不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伯討固如是乎或又加待人非所執不歸之京師二意作討罪而三失。

△同圍齊至伐

獨書司以伐致

觀經紀討罪之文見沮抑之意焉。

此傳只是罪齊非子諸侯觀沮橫逆抑暴強句可見宜提此二句作骨發出聖人沮抑微意須體貼同字伐至字以揚齊罪使齊強暴未甚聖人亦未肯曲全諸侯之兵如此傳首一段是就同心圍之事實上描寫不是聖人書法同心圍齊自當書同還重以伐至上蓋伐者聲罪致討之名不以圍至而以伐至見齊環有可討之罪也不宜以書同伐至對看大字如大家大殺一般勿作好字樣看恐與免字有碍皆盟棄好四句串說重數伐鄰國上加兵于魯特舉一驗民神之至也故曰陵虐神至○同圍齊以同詞紀兵見聖人沮抑之意焉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 為曹故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俱至同圍齊傳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轂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將率諸侯以討焉苟捷有功無作神蓋沈玉而濟會于魯濟同伐齊齊侯樂諸平陰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

襄公十八年

邑至婁

須紐同字書法透發聖人沮橫逆抑強暴之意當以書同問起不必作書法倒在後只在諸侯同心惡疾上寫出齊罪為妙

同圍齊 圍蔡哀元

兩無責于用兵者以罪宜討仇宜復也齊宜得惡疾而圍齊之罪可免蔡宜得報而復仇之事可恕重兩宜字上背盟棄好云云下壞宗廟云云上人心下天理

同圍齊 豹歸定十五

兩紀被兵皆罪其自取也自伐人伐自滅人滅

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聲樂齊師其道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道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道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日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魯衛請攻險克京茲克邾圍盧伐雍門之茨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大子門中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琴茨雍門及西郭南郭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焚南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間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將犯之大子抽劔斷鞅乃止東侵及

離南及沂

胡傳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

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于魯則可見矣諸侯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氏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見後殺公子嘉傳

左傳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于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告于庚日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

午伐鄭

大夫遠敵以危國則知禍所自來矣

至殺嘉傳午之伐乃子嘉欲去諸大夫而特為楚兵之名也魚林次上棘城費熇侵蠶牟至使非子展子西有備鄭亦危矣卒之身喪而室分不亦宜乎暗當正以王法意

襄公十八年

邑

執祝柯

經平詞紀信以其得罪之宜也

亦主沮橫抑強餘意發諸侯不序前日後凡也經子諸侯同圖齊故盟無褒貶而其詞平

執邾子

伯國討小失于專經微詞以罪之也晉疾知伐魯故執之然不以王命而出于大夫何

以服人故稱人以執既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

○公至伐齊 經正旋師之名所以顯大國之罪也

全在聖人沮橫逆抑強暴書法上做玩免字與諸侯身上無干只見齊環強暴自是有可伐之道故春秋特沮抑之即陳山斥旅非詐伐門焚郭非濫其君駭南山之望其子斷郵棠之鞅而猶爾東侵淮南及沂不得為同惡相濟也觀引孟子國必自伐一段可見諸侯原自伐齊非聖人特加之但舉重之例圖不言伐而此以伐致所謂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文中只就伐上發不必混入同心意大諸侯之伐似不宜粘魯請若又在至上生枝葉愈覺夢中說夢矣

取邾田潮水

即望國之兼地見虐小之罪焉知之病魯信有罪矣魯挾諸侯之力執其先君與嗣君茲又取其田不已甚乎言知則本非魯田可知言自潮水則不止于潮水可知魯之恃伯威而深為利若此

春秋單合折義

業矣大夫圖之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于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子庚帥師治兵于汾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子庚門于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靈王十有九年 曹武公勝元年○是八年 年秋齊靈公環卒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左傳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日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

左傳 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見上同 斷齊傳

取邾田自潮水

左傳 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潮水歸之于我

季孫宿如晉

左傳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襄公十九年

邑奎庚

內臣修禮于伯國。經著其借援之罪焉。
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衛林父伐齊

經紀凌大之兵。深責伯國之黨惡也。

林父逐衛侯。衍奔于齊。故獨伐齊。夫逐君之臣。伯所當討。乃以樂魴會伐。晉平之伯業可知矣。

士句侵齊。還。是終事之詞。非書法。

伯臣制命以成。善可知矣。

古者師不伐喪。句見及此。而惻隱如是。使句而利難貪。功則君命授。鉞不命班。師何難邀。一捷哉。權以行仁。危不微利。獨斷于已。矜憫于心。古良將不。及此。故書乃還。深善之也。總以不伐喪為主。而專制。闢外一段。只辨明以足上意。傳中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句要重看。穀齊地乃境外之案。

句還 速盟向襄二十

經紀兵好有見仁人之不徇君。孝子之不忘親者。

上齊環卒。士句權君命而不伐喪。下孟獻子卒。孟莊子不改父臣與父之政。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傳

穀齊地也。還者終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眾矣。士句乃有惻隱之心。聞齊侯卒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各為士句者。宜墀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句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矣。猶欲墀帷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况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子速嗣是為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胡傳

按左氏初盜殺鄭三卿于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而返。至是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嘉而分其室。不稱鄭人者。嘉則有罪矣。而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眾同棄。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葬齊靈公

襄公十九年

邑奎婁

會柯

經於大夫專會。示謹禮之意焉。魯懼齊故會以自固。襄公之時。政在大夫。專相為會。故詳錄之。

城武城

即望國之修備。見其無自立之志矣。借長勺傳作守禦之備。左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備。乃城武城。子游為武城宰。即此。曾子。是時苟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使民效死勿去。制。挺以撻鄰國之堅甲利兵。而何畏于強齊。魯君弱。臣情安于不競。內疲民于亟城之勞。外微惠于晉。國之援。毫無自立之志。使齊莊懷報怨之圖。則魯之禍。未有紀極也。

經紀講信。因見內臣之不忘親焉。

城西郭

左傳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左傳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叔向日所故不承命

城武城

左傳 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靈王二十一年 齊莊公九年 光元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至歸父奔傳。作孟莊子不改父。臣然係影。比無實事。董父仍為車右。豐黜仍為御駟。是不改父臣也。平莒之謀。克遵聘宋之家法。伐邾之舉。聿追伐鄭之貽謀。是不改父政也。

經紀兵信。見內臣不忘親之孝焉。

上平莒之謀。克遵聘宋之家法。下伐邾之舉。聿追服鄭之貽謀。俱是不改父政。

大國協伯之信。德所懷也。

齊自溴梁以來。假羽毛而不歸。肆攻圍而不服。以士句聞喪。還師遂與澶淵之好。修德來遠。豈誣哉。借長勺傳善師者。不陣作。要發士句德施。當厄令齊倍為感激意。

經志內君以會。以其危也。

魯方圍齊而與齊會。若齊忿而圖報。魯亦殆哉。與速盟向同。有主罪。晉渝信而虐小者。不如從指。月為愈。

春秋單合所義

襄公二十年

邑名費

左傳 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傳 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公子履出奔楚。

胡傳 按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手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

貴戚避難于外昧義甚矣

此傳因變欲皆楚履乃奔楚故生一段議論履其母弟句要玩見力有可為使能聲國人報變之罪成兄事晉之謀則大義所在不惟可以正國人國人亦不得而害我乃反避禍于况所不欲從之國進退兩失之矣進退二字勿太泥正國屬國事則云進遠害屬一身事則云退俱就出奔上看出

履奔黃奔

兩紀貴戚去國而責各有所歸焉

蔡履不能正國遠害公子而書出奔陳侯不能保身庇弟不稱公子而稱弟

黃奔不稱公子而稱弟

經紀國戚之不報明君道也

主殺二慶傳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即讚懇之于大國而不能辨謂不能辨其與司馬同謀之誣也收稱弟與他處責薄恩者不同譏其以一國之君而不能保一弟

黃奔鱗奔襄二十七

兩紀貴戚去國而皆譏歸于上焉

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稱國而不去其宮公子履其母弟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遠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見後二十二一年二慶傳

左傳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滅其君而去其親五年

不滅是無天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陳侯不立不能庇一弟衛侯無信不能保一弟故俱稱弟

左傳報向戌之聘也

附左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各藏在諸侯之策曰孫

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靈王二十有一年 是年十一月 庚子孔子生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濼間丘來奔

左傳邾庶其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

車 庶其奔 書名書地 書來奔 以利相接者均義之所禁也 一竊地叛君一納地受叛皆是知有利而不知有義者也以義利二字洗發兩意融徹不宜板對總收書名書地又書來奔責魯受叛臣只是書來奔

春秋單合折義

襄公二十一年

邑本

納其地是季宿受之此時公在晉須有斟酌行交
黜莒僕宿乃妻庶其此魯多盜臧武仲賞盜之譏
其何辭焉是意可作結

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
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
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
從者皆有賜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
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
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
夫土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
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
所為而民亦為之乃
其所也又可禁乎

胡傳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
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

姓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魯按
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
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
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禮義之大宗故
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氏
謹之也漆一邑間丘一邑而不及者庶

夏公至自晉

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
何以不書叛書各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
見矣夫棄夷狄從諸夏其慕義之心疑可
與也然有據城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
可受而况鄰國乎書來奔而魯
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秋晉欒盈出奔楚

見後沙
隨傳

左傳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
其公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

夫而不相能欒祁與其老州賔通後公室
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怨諸宣子曰盈
將為亂范鞅為之徵宣子信之使城著而
遂逐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
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
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日必祁大夫

盈奔

以世臣而去國其待之者薄矣

主沙隨傳盈雖有罪猶將念其世勛而宥之况以
欒卻之譖范鞅之徵而可逐乎末須會逐盈已非
宜有去後之思意盈出奔猶係于晉是指入曲沃
時言不得借用

盈奔會奔昭二十

兩紕去國者而報功崇節之意寓矣

春秋單合所長

襄公二十一年

邑臣妻

室老聞之日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
 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日必
 由之何也叔向日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
 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警內舉不失親其獨
 遺我乎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
 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
 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
 謨勳明徵定保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
 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
 棄社稷不亦惑乎縣極而禹興伊尹放大
 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
 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士宣子說與之
 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
 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于商任

左傳

錮也

靈王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附左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
 對日在晉先君悼公我寡君即位八
 月而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
 因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

伯國兩錮世臣其報功者薄矣
商任 沙隨

只重不當錮一意傳引申公一段是就上意斷之
 雖內有不必錮意只宜渾講世勳意罷重以他世
 有功于晉宜動晉君臣之念今乃不念而棄之極
 其慘毒之計城著之逐未已因其在楚而錮之于
 商任諸侯之諭未已因其在齊而錮之于沙隨只
 出一比同

申禮於敝邑寡君觀釁于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以會歲終渙梁之明年寡君朝於君見於嘗耐與執燔焉聞君將靖東夏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日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讐執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傳

復錡樂氏也

經 沙隨

覆申錡臣之約薄恩甚矣

須從復錡樂氏復字發議方與二股有別

沙隨 城杞襄二十九

經譏夫錡臣念母者以勛業之不可忘也

上晉平不念樂枝盾書世勛而錡盈引楚其証下

晉平不念文襄悼公世業而城杞引平王証

胡傳

按左氏會于商任錡樂氏也會于沙隨復錡樂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纍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勅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樂氏世勛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則亦過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錡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錡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靈王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襄公二十二年

邑鉅婁

三月己巳杞伯勾卒

夏邾界我來奔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胡傳

按左氏慶虎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畏公子黃之備而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夫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滅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蓄愬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者訊歸陳侯也凡此皆春秋端本之意

黃歸

即權臣不易克知與國失君人之道也借殺二慶傳因彘狄之力然後能克句黃歸不是借股發意起處見過即了然因彘狄非謂資其力以復國謂陳侯不能制二慶至因其力而後能克之也只主譏陳侯作與黃無干無書法盈入晉曲沃復入脩書世臣之甚逆錮之者之過也以盈逆故稱復入提起重錮之甚急一段而發為後鑒意晉殆意亦要寫出世臣自合係晉不是特筆收脩書書法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借上殺二慶傳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盈出徧拜之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樂王黜侍坐于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公有妯喪王黜使宣子墨緘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鞅請駟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公初斐豹隸也著于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

襄公二十三年

邑奎婁

戎宣子喜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欒氏以公門欒氏以公門欒氏以公門

胡傳欒氏晉室之世臣故盈雖出奔猶繫于晉復入者甚逆之辭為其既絕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泣或嘆以為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見大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為後世鑒

戎宣子喜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欒氏以公門欒氏以公門欒氏以公門

伐衛遂伐晉

大國果于凌伯見致討之由矣此藝儀傳所謂朝歌之役也倘出至齊凌伯致討作齊皆澶淵沙隨之盟聞欒氏之亂助之以報晉十八年之役夫伐從伯之與國而果于凌伯罪大矣間曲沃之黨報平陰之役取朝歌而入孟門登太行而封少水卒之踰牆禍作藝儀師與則憂必及君徒厯平仲之慮必受其咎竟符崔杼之言矣

救晉次雍榆

以慢罪救兵益見善救之情焉至救邢傳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何發聖人仁天下之情齊伐天下盟至是中原大義所關魯欲翦齊而保晉可不疾驅而前乎乃有雍榆之次何也只在次上發他逗逼而不似纓冠切勿混入有畏意就是書至例矣聖人之情只在救患分灾于禮為急故救而不速救者其書法如此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弗聽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羆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見閔公元年救邢傳

救而不速救則書所次以罪其慢

國語子服惠伯見宣子曰昔欒氏之亂齊人聞晉之禍伐取朝歌我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踣跂畢行無有處人以從軍吏次于雍榆與郟勝擊齊之左犄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以魯之密邇于齊齊朝駕則夕極于魯不敢

齊之左犄止晏萊焉齊師退而後敢還以魯之密邇于齊齊朝駕則夕極于魯不敢

即大夫去國因見要君之情也。或曰：而不與，其情亦不。借孔子要君語作純以媚道，結季孫廢錮立統，遂貽禍而見逐，即斬鹿門之閑以奔邾，又自知據防要君之罪安所逃乎？

○純奔邾，其意甚厚，至邾，季孫廢錮立統，遂貽禍而見逐，即斬鹿門之閑以奔邾，又自知據防要君之罪安所逃乎？

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不。日庶幾有益于魯國乎？

已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訪于臧紇，紇召悼子立之。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塋。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孟孫將辟藉，除於臧氏。季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闕以出，奔邾。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受龜使為以納，請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

致防而奔齊，乃盟臧氏，日毋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

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

齊侯襲莒

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吊諸其室。

靈王二十有四年，杞文公，益十三年，姑元年。

誌掩取之實，重大權也。

寄鄭人伐衛傳，只就輕行而掩之曰襲，可發乘人不備，意不必斷罪。此亦是修怨以莒同圍齊故也。須發誌其事，寔及天子大權等語，齊莊于莒所乘者，輕車所馳者，銳卒兵可凌人，郊保而人不知，所以攻力可震人，封疆而人不知，所以守。幸而莒人之覺，故君傷股而臣喪元，不然，百姓幾何不覆哉。

錯○豹如晉

因內臣之奉使而得不朽之說焉。主澶淵傳探不朽之故折世祿之言見為魯之良。

春叔孫豹如晉。

左傳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冢常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祚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附左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以告宣子曰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何沒

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

沒也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

左傳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崔杼伐莒

經紀逆臣專兵而歸譏于君焉

崔子大志鄰國皆知而齊莊不悟委之以兵尚能有為也乎

會莒儀
魯謂以紀伯好譏不競也
 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于是而復貳伐莒伐衛伐晉紛紛四出今晉帥諸侯以討齊進則憚齊之強退則慮楚之伐鄭故會而徒返可以知國勢不競衆志不一矣是以書會而不書伐

○楚蔡陳許伐鄭
外兵再至而無功伯主推誠之效也
 主蕭魚傳誠能感人十八年純門之役已無功而還然或楚之虐尚未深晉之德猶未遠今歲月已更而門東門次棘澤者為禍更烈乃鄭猶不忍叛晉非推誠之效不至此

陳鍼宜咎奔楚
外臣去國比之于匪人也
 宜咎之事無聞而以慶氏黨逐其為人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豹如京
內臣見嘉于王賢可知矣
 見南季聘傳齊為王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亦搭宋災傳諸侯之良句
 大饑 故書
經紀內災而戒其無備焉
 此傳是就臨時救災魯失賑業之道作前後兩脩字皆指救災之脩至也書法收故書之便是或兼平時無脩荒之道亦可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 將以伐齊 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主上十一 年蕭魚傳

左傳 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

楚師將及楚師皆踞轉而鼓琴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楚子自棘澤還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見隱公九年 南季聘傳

左傳 齊人城邾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胡傳 古者救災之政若國荒凶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饑葦或典工築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飢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戒

靈王二十有五年 是年夏齊莊公光 弒冬吳子諸樊卒

襄公二十四年

邑重慶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二

崔杼伐北鄙
經于逆臣專兵而譏歸于其上焉
去年老伯侵齊故崔杼報之然將有大志鄰國且知之何耻不知而委之以兵卒貽禍乎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欲弑公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人于室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于楹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日歸乎日君死安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胡傳

齊莊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者以義事君從違不苟雖有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

伯主以利廢義討失職甚矣

以伯主至于見伐而報業已衰矣既聞崔杼之弑便是極好機會修方伯之職正在此時却為區區之賂與之同情深為可恨情字尤重正挑剔下四字意須發透職字亦緊關收如下文所貶

會藝儀 會平丘昭十三

經于縱惡協貳之會皆有所以寓其貶焉皆有如下文所貶句上用義字利字下用道字力字上不能修職下不能復業本為報朝歌來討本為成虎神而叛俱是確對

經紀信好特示貪利競力之戒焉

貪利以成惡競力以脅貳二事皆起于會而終于盟故不貶于會而貶于盟皆曰如下文所貶云重丘特書曰同平丘再言其地

藝儀 栢舉定四

經紀兵好有責伯主之棄義者有進遠人之從義者晉本為朝歌非為討賊也而終不能仗義故責之吳本陳謀楚非寔心救蔡也而卒能從義故進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所賂晉侯許之

胡傳 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施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齊眾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賊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 齊成故也

胡傳 崔杼既弑其君矣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

襄公二十五年

○舍之入陳

即外臣之入國而徵其有禮焉

宗旨云子產自立在後伐陳此竟主有禮為是執繫而見承飲而進數俘而出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春秋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產之有禮者故經無貶○時說云此題與下伐陳俱主忽奔傳子產當晉能自立而不待大國之助都就獻捷上說但入陳在獻捷之先伐陳在獻捷之後叙事處要點明如云舍之入陳之後嘗以此捷獻于晉矣云云附破

賢臣當伯而不屈能自立也

○舍之入陳 夏伐陳

兩紀賢臣執禮于用兵當強見矣上命無入宮防侵掠也執繫而見辨尊卑也數俘而出昭敵愾也是以禮用兵下獲我惠德數陳罪也多兼數圻屈晉詞也各復舊職申王命也是以禮當大俱歸美子產

嚴同惡之誅同于貶也

玩傳晉侯受賂而許之成當重成惡斷罪特書曰

同見其與齊同情也。須與彘儀傳連看同情意。當重發故字。須說得緊切。

八彘儀 止書其爵而不名

以義裁外君而復國可恕也。

此傳全是借突之名以發明衛侯之不名義。未絕不在推挽上。在無大惡而可收有歸道。猶言好機會。曰撫口營當困衡時有賢臣夾輔。正是遷善改過大機。括于後日之名。今日之猶不名。畢竟枯終不悛。永斷為善之路。然後以特刑相加。不然。曷忍逆探其惡而重絕之哉。要在書法上體出聖人不輕絕人以怒待人之意。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左傳 衛侯使魏舒宛沒逆

胡傳 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絕之。衛侯蔑其家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弒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侯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

滅舒鳩

外彘釋憾于小國。春秋深罪之也。

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衄之憾。春秋惡之。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以著楚人滅國之罪。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偃姓子爵國

附國語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丈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差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于國之典。遂不用。

夏伐陳

賢臣以詞當強。能自立者也。

王忽奔傳。重子產自立。不藉援意。竟說當晉。無味。執禮是其中事。寔然。須以申王命為主。援周以壓。晉正善于馳詞處。須知此伐陳在獻捷後。入陳時未得成。故又使公孫夏伐之。作文須提明大意。如云。其捷陳而獻之晉也。亦何恃而不恐。乃成禮而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借桓公十一年忽奔傳

左傳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惠。棄我如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承命。則

歸復有于西之役哉則僑執禮馳詞之力也。

檀弓

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敢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

遠人伐國而自輕必無幸矣
門者攻其門而使之啟也單主自輕一意只就吳子不假道上說其見殺與非巢之輕以相加俱在

卒字上見題只出門巢止或主吳巢交責一輕以取患一輕以肆患亦可

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胡傳 巢南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諸城

也古者入境必假道過門必釋甲入國則不馳或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亦非巢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靈王二十有六年 齊景公杵臼元年吳子十五年 餘祭元年 是年春衛

殤公 剽弑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不如

奕棋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如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如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奈則寡人甯喜告右宰穀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子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日子鮮在右宰穀曰何益悼子曰雖然不可以已攻孫氏克之殺子叔及大子角

胡傳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則喜之罪應未滅矣亦以弑君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

棋 入戚 衍歸

經紀據邑復國之事而必甚自棄者之罪焉

以書叛罪林父專祿起倒重衍自棄上作收書各

入戚叛 書曰入于戚以叛

大夫專祿以背君不臣甚矣

臣之祿君實有之林父以戚如晉而據土背君為

不臣故書叛

衍歸 書各

外君歸國而自棄國非其國矣

背政由甯氏之約是失信逐者出而納者死是無

刑二者皆歸國後事遽作斷罪語便非湏言當出

之總見衍之不能改過十二年淹恤在外放他進

來毫無善狀故曰自棄末要點雖復國猶非其國

意重聖人欲人強于為善惟俟人改過之深所以

責人自棄之重失信無刑只輕點困就在外言弗

華就歸國言衍之過在蔑家卿今總歸國又殺執

政依舊是蔑家卿的手段其言糞土而不變臧紇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左傳

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而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

已

胡傳

按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土背君之罪也臣

之祿君實有焉專祿以周旋幾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疾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

已窺于暗齊之日矣肆于民上以縱淫師曠已刺于待晉之時矣困心衡慮句須重發

衍歸 公如晉昭十六

二臣處困而自棄經皆貶之也

上困之必下困之甚上既困之後失信無刑下居困之時安于危辱上書名下不書止公

衍歸 歸益哀八

經于内外之君有絕其造惡不悛美夫去惡不積者

荀吳聘

伯主欲結內以獎叛春秋罪之也

林父據邑以叛晉人以兵戍之黨叛臣也衛人伐

戚報晉戍三百人晉不知自反乃會諸侯謀討衛

使荀吳來名公當晉之世強臣僭橫倒行逆施卒

以此失諸侯

會澶淵

即伯國之講好而獎叛之罪見矣

伯者貴主張名分以孫甯逐君之賊晉不能討反

抑君助臣止衛侯取其田鄗六十而益孫林父謂

之何哉國子之賦桑轡子展之賦將仲有以夫

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猶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強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吳荀偃于是為中行穆子

左傳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 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嬖大子痤美而狠合左師

畏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請野亭之伊戾從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駟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

晉人執衛甯喜

附左 楚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聚于王

舉實送之伍舉奔晉聲子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日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日

執甯喜

即伯國之用刑見其非伯討也

弑君之賊人人得討但晉非討弑君討其伐孫氏

而殺晉戍也故稱人以執

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維楚有材晉實用之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折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邲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致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

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燿子反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楚蔡陳伐鄭 比二十四年以許男
 外兵三至而無功見伯主推誠之效也
 主蕭魚傳鄭不復皆晉云云此係第三伐須叙明
 鄭被楚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猶不忍叛晉諒之
 感人何其至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至十十二年蕭魚傳

左傳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日師不與狐不歸矣卒于楚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學于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御寇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

葬許靈公

春秋卷二十一終

